

祭奠 附公文

贈 翼

聞 喪

奔 喪

治 喪

祠 后 土

反 陽

明 器

大 舉

翼

作 主 附畫像

遷 柩 附苦痛

朝 祖

遷 柩 附苦痛

柩 衣

陳 器

祖 奠

遺 奠

挽 詞

親 賓 次

空

贈

題 詞

歿 填

立 石 碑 附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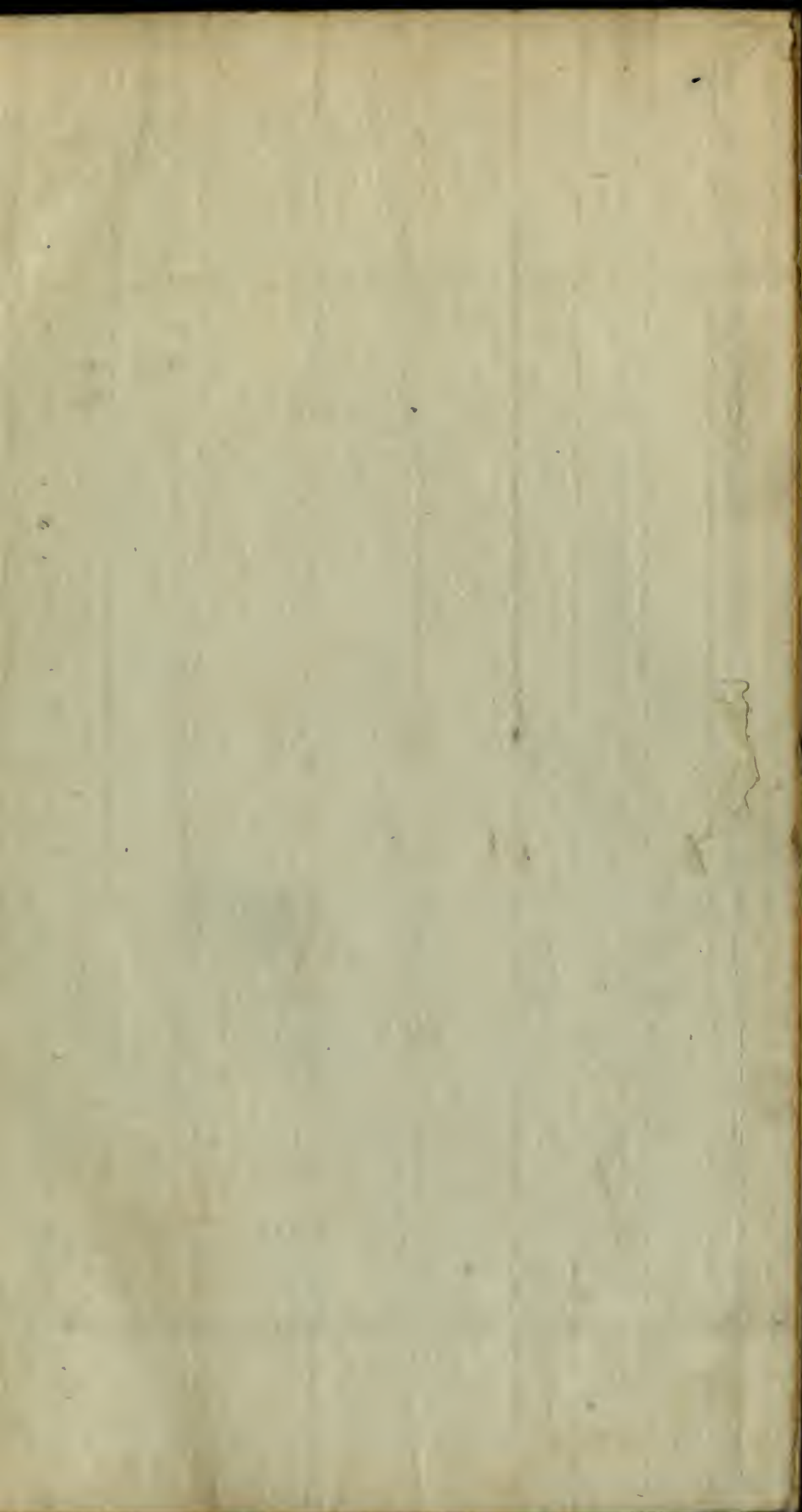
石 物

虞 奠

權 奠

改 奠

南溪禮說 六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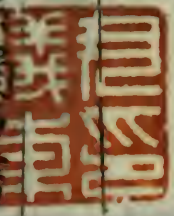
吊奠 附祭文

問吊奠條備要云吊奠者至喪家炷火燃燭布席以俟凡燭為昏夜設也吊者不必以昏而禮言燭何也 梁處濟辛未

答炷火燃燭為賓吊者持香燭以奠故也非主人之物而况賓客有以朝昏至者耶

問炷火燃燭士喪禮曰質明滅燭吊者必不於昏夜來哭而炷火燃燭何耶無乃吊者既已持來故不欲虛其意雖晝亦燃之耶 鄭尚撰癸酉

答輯覽之意亦然



問家禮朝夕奠上食時並無用燭之文而只於吊
奠不論日之昏明許用燭未知何義日明用燭推
以常情似無意義而退溪先生反疑其朝夕奠上
食無燭之節以為廢之未安至有代用油燈之教
未知以何所見耶 朴泰昌曰

答儀禮日昏則用燭待朝滅之今見疑禮問解中甚詳
今人白晝祭用燭者乃時俗不考禮之失也退溪恐亦
從俗而然

問入酌跪酌酌作奠字則不祭於茅而直獻神之
謂耶以下楊氏註觀之則雖不盡傾而亦當少傾
如何 柳貴三庚午

答入置神位之前當少傾於芳上

問凡吊奠之禮賓酌茶酒俛伏興祝跪讀奠賻狀於賓之右若不奠則只焚香再拜然則世人之不讀奠賻狀及不奠者或不焚香只再拜者大違禮耶

梁履濟辛未

答浴禮踈略然也

問喪中不可往哭朋友之死也若在分厚不可泛然則以文倂奠其或不悖於禮耶

李時春辛酉

答朱子言胡籍溪言只散句做不押韻若情重不可泛過者或用此例其亦不無所據然更宜審量而處之耳

問儀節槩祭文而今世無焚之者亦有所據耶

答焚祭文雖載儀節若必如此喪家將有不見其文者
不焚恐無妨蓋與祝文有間矣

問主人哭出賓之來吊主人皆當就位而哭則似
於位次受吊而哭出拜賓者主人位仍初喪不變
在於柩東靈座則設於其南而賓在靈座之前故
必哭出然後與賓相見之致耶鄭尚襟癸酉

答以家禮位次觀之客之始至主人當在柩東之位以
哭及客哭靈座訖方哭而出西向受吊然今禮皆不能
從從備要位次行之恐不得不然

問吊禮主人哭拜客亦哭答拜今俗必待客止哭

而後拜則客曰止哭而答拜此亦是乎

李東考
壬戌

答吊禮哭拜後有進慰一節故世人必待客輟哭而後行拜不可非之

問賓主答拜之節甲者云凡吊禮尊卑雖不齊孝

子必先拜賓跪伏待主人再拜訖賓方可答再拜

乙者云主人敬客故雖先於客然主人一拜未畢

客隨主人互答一拜後一拜亦如之二說孰是

虞濟辛未

答凡賓主相拜立定主人先拜拜訖立定賓又再拜以

答之今俗不知此義賓主皆一時相拜非但吊禮然也

是故禮意則甲說固是而行禮則乙說自成必賓主皆

知此意相約變俗然後禮可行也

問非吊喪無不答拜吊喪者答拜例也今人或有不答拜者其用此禮於禮為得否

李彥能戊辰

答吊喪不答拜之義本註甚詳與今人不知禮而不拜者不同如此恐非實問之體

問入哭條高註即跪還

成文憲己酉

答半答其禮故不為之與拜但跪而回還也

問揚氏小註曰吊賓几筵哭拜主人代已者答拜

非禮賓吊主人相與交拜亦非禮云然則賓主相

吊止哭之後亦但寬譬答酬終無拜禮為當耶必

以相吊交拜為非禮者何義耶

李德明癸酉

答曲禮云凡非吊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蓋古吊禮
賓不答拜故也今家禮本書儀有答拜之文楊氏所謂
交拜非禮者只以古禮為主耳

問吊章或用食物酒果之外他餘祭饌謂之食物

耶鄭尚標癸酉

答豈或如今米麩食之類耶未詳

問及哭條註賓客之親密者既歸待及哭而復吊

云云李行泰丙寅

答云詳見反哭條

問家禮致奠在於祖奠前而世俗皆以祖奠後此

亦承此之致歟李純癸丑

答當依家禮其回事致晚者不在此例

問今俗受吊時孝子帥衆子及侍者哭于廬次主婦帥衆婦女及侍婢哭于帷中此禮耶鄭銜云非親戚來吊則帷中之哭不可處濟以為凡來吊為有喪也帷中之哭亦只為喪家哭答之義不必深

妨梁處濟主未

答禮無內外皆哭之文鄭說似是帷設奠時必用女僕則或可從哭以助主人之哀也

問接引與及哭有賓客之來見則雖已吊者主人亦可哭而拜之否李時春庚中

答禮曰及哭之吊衣之至也恐當依本文行之於其日

設引無所聞

問沙溪曰內外喪司殯之處不可為外喪使入哭
然則從古先賢之墓未必獨築而率多省謂者抑
非禮耶 梁處濟辛示

答同殯則猶同室恐難直行入哭墓則不然譬之生人
之家家中雖夫妻同處從家外哭拜何害曾見充菴必
便向男位所安處而行拜其亦有義耶

問云云 權鎮葵酉

答雖是兩皆喪人入主家而行吊恐或未安或於行廊
及隣舍處相值行哭而投宿其家其或可耶

問人之吊問也兄弟有知有不知則知者獨可受

吊耶抑不知者並可出受耶 李素壽癸酉

答來客無請吊知者之意則主家恐難以不知之故先
自引入如何如何

問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吊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冠則小祥練服之冠乃縞冠也大祥後之縞冠何以謂之練服之冠耶此說可疑且父在母喪大祥之後三年之內受吊不可謂過時也當從文氏子待于廟之義以深衣練冠受吊則似合情理於禮似亦無妨如何 沈氏 酉

答深衣者麻衣也練冠者小祥之冠也與大祥時縞冠自不同來喻疑之未詳父在母喪祥後受吊之節祭畢

喪除亦可謂過時矣然子貢於夫子三年已畢猶能相
向而哭焉况此屈情之制於其親舊而行之有何不可
但麻衣練冠恐令人難割耳

問出入時或遇親戚知舊於道路則其可相哭耶
李時春辛酉

答雖是逆旅若遇親戚知舊之情厚者安可闕然不哭
耶但至紛擾草略處自有不得行者矣

問凡吊以男子出門不哭之禮觀之則在他所受
吊似當不哭然亦難以一槩斷之若於諸父或至
親家遭親戚及情厚之人則亦似不可不哭
昌三升

答吊禮當行於本家擅弓之論嚴矣然於兩館之家若親戚故舊不相見者來吊當擇一安靜之所而行之兩如

謂行或別 廊但不可哭於人家廳事等處矣

問期功之喪原野中或聞之或迎其柩則哭拜之

節不以無位為拘當行于道停耶尹明相癸酉

答粹然遇喪於原野或迎喪出郭則哭拜在其中何可

以無位而不行耶

問女適人者遭其父母喪而有私黨與夫族之來

吊則可以受吊而哭於何所耶與舅姑同居則形

勢不亦非便乎李時春庚申

答雖是與舅姑同居必有其私室行吊恐無甚妨矣

問禮記凡喪服未畢有吊者則為位而哭拜踊註
言凡者五服悉然云云於五服雖未盡行期大功

則行之亦如何李行泰丙寅

答禮喪服輕重以期大功之間為限凡降服大功者與
期為重類本服大功者與小功為輕類今只曰期大功
恐涉混同也然非喪次而行吊禮恐或有礙從其最重
者其亦可歟謂如祖父及妻于之喪

問家禮有遭喪以來親戚之未相見者相見則雖
已除服猶哭盡哀然後叙拜之文小祥之月雖已
行大禘若遇親戚之未相見者亦可哭而受吊乎
其時既已除衰止哭而以家禮之文見之亦猶可

哭未知如何也 李時春 辛酉

答當依家禮處之

問祥後禮前若有米吊者如之何禮弓有所云云而禮前則似不可以沒喪論也然自其漸煞之節而論之則亦云吉矣雖或不可用常例而只可相哭而已乎 李時春 甲子

答禮前受吊與將軍文子之事不同恐當自依常例也如何如何

問期之喪練則吊練後若有人來問則宜何以待之當如將軍文子之練冠待于廟垂涕洟者耶 李時春

李時春

答此練指十一月而練非今世以父在母喪十三月而
祥為練者也若其禫後則依文子無妨

問家禮發引時郭外道傍停柩而奠明是親賓之
奠而世俗曰謂之路奠雖無親賓之奠自主家設
必停柩而奠雖至近亦必不廢習以為常既無親
賓之奠則不必停柩而奠耶

李純癸丑

答此亦漢中所無但五禮儀親賓駐柩而奠下註云即
路祭似必曰此而誤也况路祭本國恤所行其在士
夫尤不可自家別設以犯僭逼之患

問喪大記君使人吊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
門右北面吊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註

主人不升賤也疏云大夫之喪其子則升堂受命

所謂其子亦主人也註言主人不升疏言其子升

堂註疏不同何耶梁慶濟辛未

答主人不升士之子也升堂受命大夫之子貴賤自別

恐無可疑

問子游之吊也小斂前楊衰而吊今小斂前帶黑

帶可乎李東者壬戌

答禮意如此故子游行之今亦恐無不可行之理

問喪中間親知之喪雖不可往哭云云李時春

答云云詳見書疏條

問禮有父母喪而聞遠兄弟之喪則服其服而往

哭之異姓雖隣不往問解曰如外祖父母及師喪亦不可不往哭云則自餘異姓親戚之疎者及朋友之喪不敢往哭矣或曰今人居喪與古有異既不免有時釋衰而出入則吊死問疾不可偏廢朱子亦嘗以墨衰吊人云而以罪姪過於泥古不解時宜為斥未知此說如何

卦泰昌丁卯

答據禮居喪之人雖外親不吊為是蓋朱子時有居憂者吊喪送葬之俗故於知舊問答中亦不以為非今日則頓無此俗雖欲行之必為人所非矣奈何且朱子常以墨衰入廟未聞以此吊人恐或考之不詳也

問禮稱身有父母之喪非親戚有服則雖隣不往

云然則同隣朝暮相見之人有喪而不慰可乎且
或親厚之人身有重喪而以俗衰來吊者其受吊
亦當如何 李東考癸亥

答同隣有喪而不相吊於情義其覺缺然禮不可犯
也必欲伸此情義者或曰面議喪事之端勿為彼此受
吊如常容之禮只於中間村家或如行廊之類約會相
見而哭之

問檀弓上篇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註
異居而雖遠亦當往哭下篇曰聞遠兄弟之喪同
國則往哭註云同國者以其不遠也若如上篇則
雖千里之外亦可離喪側而往哭乎上下篇禮意

何其矛盾耶 沈倪已酉

答所謂雖總必社者亦指同國而言註中異居而雖遠云者殊未的當

問異姓之無服者隣居而情誼甚厚則雖在父母之喪亦當往吊其喪耶 朴尚淳乙卯

答居憂行吊禮家所重最當量義而處之不可輕視也
問禮父母喪中異姓之喪則雖隣不往哭云而以
漢曰異姓之息雖不可不殺其服有重於同姓之
總者恐不可不為之往哭也據此則小切之喪似
可往矣至如輕總之外內兄弟無服之姑夫舅妻
同在一村則恩情所在甚為難處如之何此等事

若不宿講臨時猝難斷之茲以仰稟李時春癸亥
 答雖隣不往之說乃古經意也然在後世禮俗相參朱
 子至有未大祥間假以出謁之說則如緦服兄弟姑夫
 舅妻同村而居豈無一哭之義耶雖難質言恐當參酌
 與宋无齋時烈書友成

吊禮主人對賓之後又再拜賓答拜此一節今人鮮知
 之者栗谷亦只曰主人當出自喪次向吊客再拜而哭
 可也今欲依行則吊客既不前知其義似有倉卒沮悞
 之端然必行之者為是耶

答沈龍卿壽亮書丙午

喪中吊禮非兄弟雖隣不往禮有明文不可以姑姊妹

夫之親遽自挽改如何如何

荅任大年元考書 甲子

示喻居憂哭吊之禮禮經所論不啻丁寧有難輕犯者
如果情誼痛切所不可堪則或於葬後往哭新汗否蓋
原野之事異於居室賓主之節故耳第不敢質言

荅李王汝惟材書

示喻見姑之禮吉凶相離云云詳見昏禮條

荅李子益萬謙書 癸丑

垂示奠禮節目本無所考又無曾經其何以斟酌折衷
為左右之準用乎第聞向來樂靜慎齋之喪太學皆為
會哭之舉未知終無此事否庚戌魯文遠日太學果為

來莫然則其規猶未遠也今以所喻揆之饌品酌獻似無可疑巾服則恐當用素儒巾服帶蓋太學事體與外方儒生不同既難復古吊服而亦不可純用黑色同於平常也所用儀註欲依備要者亦宜唯進去人負雖從簡便似當用齋任及色掌各一人俾盡誠禮且無頭辭之疑矣但未知舊例之如何復更量處之

與李子蓋書

奠禮節目中素巾一款更詳之似有未必然者敢以申告蓋儀節所謂無官云云正指儒士而言崇今者學生平日專守國家格令黑布巾之外無他法服則其不可為吊服加麻者乃獨可為素儒巾乎以禮意觀之素

巾固當於吊服而以惟 國恤用布裹幩頭之義推之
太學生恐與有官者無別况於奠物人負皆心日本館
辨送其勢尤碍幸乞以此商議去就之如何禹秋淵性
傳記太學致祭粟谷時事只有著白團領之說其不素
巾亦可知矣五禮儀士大夫相吊條所著服色更加考
據為妙

賻贈

問狀內無年雖不書年號亦不書甲子乎下文慰

人答人亦只言月日而無年如何 抑黃三庚午

答平交降等則禮當減殺故不用年也下文慰答之只
書月日恐蒙此年月之文耳如何如何

聞喪

問聞喪為位當依備要而設耶或有聞喪望哭者亦不妨而位不足設耶 李行泰辛未

答雖或望哭亦當設位也

問聞喪為位而哭凡言為位皆言生人位次而此言為位而哭及上文為位不奠下文為位會哭皆似謂神位如何凡為位者設椅子也若無椅子則或案或盤亦可耶今俗或盛水置盤者何耶 柳貴

三庚午

答為位者并椅子及生人位次而言也盛水則俗規不可行

問聞喪章變服如大小斂小斂固有括髮免髻之節大斂則元無變服之事而並言大小斂者何耶

無乃大字衍耶鄭尚撰癸酉

答禮所謂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也恐非可疑

問左右止如儀設位言左右前後未詳其義無乃未得行者非止一人則其所設位男子居左女子

居右靈服在前輕服在後云耶同人

答前後左右輯覽圖如初喪為位而哭當是

問大夫士將與祭而父母死則既祭釋服哭而歸祭固重事親喪又何等事既祭釋服而後方歸李

考純戊辰

禮記卷之十一

答嚴敬莫大於祭故古禮節文如此然在後世難行五
禮儀有致齋聞期以上喪並聽免之文

問聞喪而成服也世俗有酌水而為之者此或有

據否 李時春庚申

答酌水成服乃俗禮之末失恐不足論

問聞祖父母喪或袒或否云云 成文憲庚子

答云 詳見注括髮免髻條

問族祖父之喪在遠云云 李河

答云 詳見成服條

問聞喪條奔喪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

免袒成踊免袒之節止於幾日耶雖所識必有成

踊之節所謂成踊者何謂也

梁處濟辛未

答除喪而後猶袒免成踊示變也雖不成服或以四日為限耶以袒免之親所行推之似亦然也第不敢實言踊者乃古喪禮大節謂痛甚而絕於地成踊即所謂三者三蓋九踊也

奔喪

問有人家喪出之日乃二十四到喪次之日乃二十七成服之日乃翌月初吉小祥當行於初忌日耶當行於成服日耶小祥若行於成服日則初忌日却預別設祭奠耶若設祭奠則當有祝辭否小

祥若行於喪出之翌月則大祥當次次退行耶凡
奔喪者祥禫之節或以到喪次之日計之或以成
服之日計之未知何者為得南判書二星丁酉

答喪服小記云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
喪也陳氏註小祥之祭乃孝子回時以信其思親之禮
也練時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腰帶乃生者降殺之道也
祭與練雖同時並舉然祭非為練而設也蓋古者親喪
當期筮日設祭為伸孝子存親之禮而天時既易其服
不可以無變故並舉除喪之道焉至宋時始從簡易以
忌日定行練祥第其存親除喪同時而並行者猶夫舊
例盛喻某氏之家喪出於二十四主人到家乃後二日

其為練祥之節固異乎尋常苟或同朔之內得其日數稍寬遂遠行事猶無所碍今者不然其所成服又在明月之初吉則尤為難平若以小記之義推之忌日即行殷奠成服之日只受練服稍以穩當然抑嘗考朱夫子之說其答曾無疑書當時自是成服太晚固已失之於前然在今日練祥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為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耳準此主人在外奔喪者其行練祥自當以成服為限其在小記之義亦至是相貫而不相悖蓋祭不為除而除喪者必曰其祭祭固為吉而除喪者所以從吉雖不相為而又未嘗見有貳其節者且或疑以忌日行練既先成服

之期况當變禮豈反以此為計云云此實似矣而然猶未也何者彼以忌日為祭並舉除喪之道則固不為害此既無所拘而不以日月實數其為可但此更有一曾難平之節其喪出於四月而兩歲之中有小有大若今晦日正滿成服本期又不踰親亡之月此似可用然以日則然以月則又未滿十三月練之數夫期以統月以以統日是月固不可沒而顧反有重愚實不知其當竟何從也抑有一於此以朱子之說推之祥練只計其間日月實數不復筮日然今既展轉至是又失成服之本期竊恐其於五月五日丁未設小祥祭并受練服庶幾古人筮日致嚴之意方為得正曲禮云喪事先遠日

孔氏疏喪事葬與諫祥是尊哀之義也非孝子之所欠
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往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徹伸孝心
也愚之為此蓋出於復古之義夫如是則斷衡决之疑
復筮日之制要以伸孝子之至情豈不為然且所疑祥
練變除當并行於成服之日已有朱子定論而別設祭
奠之無祝與大祥之次第退行亦可以類推矣

問家禮小斂條只有裋括髮一節云云

崔瑞吉

答云云

詳見裋括髮條

問昨年遭喪之初只得依家禮至家後四日成服
矣今見曾無疑問答有聞訃便合成服之語豈曾
之聞訃在於日月既遠之後故聞訃便即成服否

世璩等成服抑亦失之太晚歟 李世璩戊辰

答聞訃便合成服之語愚亦未曉然恐曾公乃過四日
常法而成其服故曰當時成服自是太晚所謂便合成
服者正指四日而言也如何如何

問婦在遠地未及見舅姑而舅姑沒婦成服而來
歸則入哭之日亦有奠菜之禮否孤家不幸有是
事孤之婦在嶺東聞喪成服後來歸入哭之日似
不可無奠拜之禮故使之備奠物來奠靈座只焚
香四拜而已廟見禮有祝告之事而既與此異略
加增改曰子婦某氏聞喪來哭敢薦酒示之奠于
皇考某官云則未知此與禮意不甚相悖否廟見

祝某氏下有來婦字槩為新婦來歸者故然也此
則成昏已久故脫來婦二字某氏上加子婦二字
又皇舅之下有某子字疏曰若張子李子云而婦
於舅稱某子者以今俗言之似不合當脫去之如
何皇舅之皇字先儒多有論辨固是義大之義而
古士大夫通稱之則家禮改用顯字何耶廟見禮
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而既聞喪
來則似當先哭靈筵而後吊姑也姑之前亦似有
禮物而既非常時則不可奠贄闕之如何朴尚淳
乙卯

答新婦三月奠菜之說自是儀禮文第念吉凶昏喪之

際其今甚嚴苟以人情俗例行奠於始哭之日則容或可矣必欲以此為禮恐未的當來婦某子所論似然矣家禮本無稱考妣舅姑以皇字者其用顯自元大德間始且赴舅初喪何論見姑之常禮乎

問女子之嫁在千里者雖有父母喪勢不可奔哭或其後倘有回夫之貴而得過故鄉則拜廟省墳之時追感悲愴之懷自不容已若着盛服哭臨則似未安易以素服於義如何羅斗甲乙丑

答女子之嫁在千里者未見有不奔喪之義豈曰小學不百里奔喪之語而然耶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吊然則所謂不百里奔喪者指期服以下而言

也苟未及此者省墳時用素服似宜

問為人後者女子已嫁者皆不被髮徒跣而今俗
欺不被髮如何若不被髮則奔哭者當着何冠

賁三庚午

答今俗被髮者乃末世之陋冒奔喪所着男子則四脚
巾女子則未聞其為人後者似亦只用白匭頭之屬

問去冠及上服奔喪者四脚巾白袍衫所去者謂
此耶去白袍而着何服耶

同入

答冠及上服以素變貌布深衣而言變貌古冠名也家
禮改素變貌以四脚巾矣所着未詳

問去冠及上服奔喪有易服之節而此言入門始

去冠者何耶 同人

答考禮經無就東方去冠之說豈指袒括髮一節而言

耶

答宋元齋 時烈書丙午

禭記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云云 詳見成服倚

治葬

問三月而葬王制註除死月為三月而今人皆數

死月何歟且云大夫除死月士數死月其法不同

未可知也 抑貴三庚午

答除死月數死月之別以位有尊卑故也然今人不除

死月者恐以後世大夫士之辨不得一用成周之制故
此不得獨異而然也

問沙溪曰附葬先塋云云

梁履濟辛未

荅云

詳見合葬條

問家禮註云松脂宜於北方云云

朴鐸

荅云

詳見治棺條

問以出告反面之義言則主人朝哭後往所得地
之時當有再拜之節而今不然但於歸後哭再拜
未詳後倣此云者言凡出外而還皆於靈座前哭

再拜云耶

鄭尚樸癸酉

荅辭神一節豈仍朝哭哭拜故邪後倣此得之

南齊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七
答金景能萬增書 癸卯

示諭葬期雖非淺陋所及禮經與事勢本不相謀要在
隨時變通以得其宜然此實一家重喪則恐不可踰月
而完葬也老親在堂誠亦情理之所切迫勢無兩便故
耳若歲末遭喪者或有改卜山向以就年月則此乃世
俗變通之規而亦無他道可知也蓋渴慢兩葬其失均
矣然其過期者恒多者為有近於先遠之義而雖古君
子亦時不免焉此所以愈於不及者也不識高明以為
如何

葬法昭穆說 丁未

世之葬法有以男左女右為次者未知所昉而朱子初

年葬劉夫人亦用此說有以考前妣後為次者未知所
昉而退溪先生於樹谷庵記叙其先世所葬亦用此說
蓋男左女右之說雖或不免如此傳曰神道尚右又曰
地道尚右而朱子後來答陳安卿之問已有定論不容
更贅若考前妣後之說亦似不安者以神道論之都宮
昭穆之制太祖居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古今祠廟位
次固莫盛於此矣以地道論之山勢後高而前低北上
而南下乃天地之理而今必反易其常何哉蓋嘗考程
子葬說有曰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
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焉又其下穴圖以穴一居
中券臺居前穴二居左穴三居右其後穴四穴五以次

而南又遺書以為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為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朱子亦曰今人呼墓地前為明堂嘗見伊川集中書為券臺而此數說皆主墓居中子孫左昭右穆其後或東或西以次而南之証而亦無尊前卑後之義又攷周禮冢人有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註先王造墓者昭居左穆居右夾履東西凡諸侯居左右前卿大夫居後各以其族孫曰先王諸侯王朝卿大夫士死者則此一說獨為主墓居中子孫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之証而其所謂尊卑與今考前此後者位同而義絕不同不知其何所據也蓋冢之法通乎前後築法之說只用其前固已運庭而至於

主墓居中子孫昭穆以次而南則殊無異致今之族葬者恐當以此為率而夫婦之不能合葬者亦當推此則是將不失古道而庶正俗失矣世之葬者徃徃不深考義理取辦於一時之勢例致使夫婦尊卑之間有多少不盡今處甚可惜也余故作此說以曉之

祠后土

問家禮祠后土條掘兆外壤立標設門等節目是筮宅之義耶為設神位而然耶若是筮宅之義則記曰祔葬者不筮宅祔葬則不必用掘兆設門等節目耶不用此節目則后土祠設行於墓左除地處恐或無妨未知如何申翁癸酉

答祔葬者不筮宅云者以非新卜葬地故也祔葬則無
所復卜且掘兆設門與筮宅事節目不同無目彼廢此
之義祠后土則仍行於舊所無妨

問祠土地祭設香爐香合詣香案前跪上香傾酒

于地復斟酒置于神位前等節家禮無備要有彼

此詳略之義可得聞歟 崔瑞吉丙寅

答備要從儀節及五禮儀而為之節文者然愚意此等
處當以家禮為正

問土神祠何無降神節耶 李時春庚申

答降神則初喪祠土地及墓祭皆有之考備要可見

問家禮祠后土無香案卓子之節未曉其義第墓

祭土神有布席陳饌之文倣此而行之耶家禮祠
后土有酒果脯醑之文備要亦然而圖式只設酒
脯醑三物圖與文之相左何歟家禮曰后土氏之
神備要祭土神圖亦然而祝式以土地之神書之
圖與祝之相左亦何也 權鑲祭兩

荅家禮雖無香案儀節添注載於備要用之亦無妨設
饌圖文不相應恐是差誤后土之稱必改作土地乃儀
節之失而備要踵之蓋朱子大金山神則仍稱后土家
神改稱土地丘氏誤見遂以后土為土地此則依家禮
為宜其圖文不同者與上文無異也

問祠后土酌于神位前此酌字亦奠字之義予以

上楊氏復註觀之則此亦當少傾於地而後獻乎

抑貴三庚乎

答儀節之說正如此未知其必然

問讀祝時告者立可乎凡祭讀祝時無主人以下

跪與俯伏之文如何祠堂章亦云立於香卓之南

同人

答讀祝時主人跪者出於儀節故家禮無此文也

問祠后土祝辭營建宅兆云云者似是新卜葬地

而言也則祔葬者恐當不用營建宅兆之句妄意

改此一句今以其親祔葬其親云云何如申前

答祔葬后土祝似當有別於初喪來示得之

問土神何告者及祝執事者其服色當如之何欲
遵家禮吉冠之制則大喪在身欲用純凶之服則
事神之道恐不如是未知何以別合於禮耶 李時
春庚中

答土神祭雖曰外神恐無當 國恤而著黑服之理

問兩墓同壙而破土安葬同日時並用斬破時及
實土後祠土地未知各設其祭耶既是同壙則合
設其祭亦無妨耶若合設則祝辭當何以書之耶
李時泰丁卯

答同祝為當

問合葬時祠后土祝辭中今為字下新喪則依古

訓書之而舊喪則以改葬之意書之乎蓋不可欺者神則直以其親某封某氏合葬之意書之乎敢請明訓雅錄卷百

答若各葬則各告所葬之位若合葬則只告所葬之夫位似可蓋婦統於夫也至於遷葬曲折不宜備列非欺之也乃所以尊之故也

問平土後祠后土以禮文觀之所設酒果脯鹽而已題主奠則仍舊饌斟酒而已俗人葬時設饌專力於茲二者至長屢卒哭祔祭力竭有所略焉者決非禮意然祠后土題主奠麵食米食炙肝之設舉世之所通行或古禮有可據者乎抑專出於淳

文以為衆人之目而然耶今欲一從禮文則衆必

駭之奈何文後開甲戌

答祠后土題主奠鄙家一從禮文今於來說不敢云云耳

問家禮后土祭葬時則在於題主奠前墓祭時則在於祭先之後既為先公托體而祀其主之禮則一也或先或後之不同何意耶中漢立癸酉

答葬時再祭土神皆為窆禮而作非為題主奠也至墓祭時祭土神本為祭墓而作主客先後自有其法若觀其祝辭則可知矣

問葬時祠土地云云梁履濟辛未

答云云

詳見墓祭條

問云云

李時亨

答新山祠后土祝似當只以正位為主云云

詳見改葬條

灰隔

問作灰隔今古異制此君子之大可慎也願得酌

中之教

梁履濟辛未

答灰隔一款蓋緣不用炭灰瀝青等物而然非有他也
至於合葬各葬用槨不用槨之利病終無善策未知後
聖有作何以為制也

問家禮註云

松脂宜於北方不宜南方云云

朴鐔

答云云

詳見治棺條

問擲內實以和沙石灰沙石灰實於擲內可乎

貴三庚午

答家禮馮氏集說亦有之蓋古人葬法亦自不同或有如此者然今難為法

答柳道卿貴三書丁卯

葬禮不用地灰之說固以近世風水家法不免如此只當斟酌用古制而已如何

明器

問明器古人制作之意至矣近世廢之恐不可與

虞濟辛未

答依朱先生舊法不用明器實鄙拙所嘗行也第先王

制禮幾於廢却心常不安亦未知何為而能得其中耳

問禮記註謂附棺者乃明器用器之謂也必誠必

信者莫大於附棺附身而附棺之物謂之明器用

器云而其他各出他篇者非止一二而皆以為明

器之意重大而朱子家不用何也雖非實用之物

既以不忍之心作為此等器用以象平生則廢而

不用未知不至於大不安耶 朴鐔西寅

答禮經明器之義甚重故退溪欲反依禮用之蓋如哀

侍所執也然朱子既言其不用之義於家禮又曰無益

有害其意可見蓋慎終之一道勝則不忍之義當略矣

問明器今世不用而以古禮言之死而鼓死之子

謂之不仁則今之不用者即死其親者也宜與禮
若不相似耳

李彥純戊辰

答明器禮意甚備而重今曰朱子法不用然亦難反古
矣

問明器等物已有朱子不用之明據則今亦不必

用耶

李時春庚申

答已有朱子所行雖不用無妨

問明器之便房在於壙右合葬則稍大其便房使
容兩喪之器雙墳則後喪便房別設於舊墳之左

乎

梁處濟辛未

答然

大輦

問家禮圖竹格註上如操蕉亭施帷幔操蕉亭是

何物 李世龜庚申

答操蕉亭恐當時易曉之物故曰如操蕉亭云云今竟不識為何物也

翣

問翣畫亞字及雲氣者取何義歟 吳遂昌乙卯

答亞即所謂兩已相背者取其辨也見書益稷註雲氣

未詳

問翣雲翣亦有先後次序否 李時春庚申

答翣翣為市於雲翣考簡要可見

問喪禮簡要發引圖及壙中下翣時俱無蔽雲先後上下之辨而但以喪大記蔽翣二畫翣二之文考之蔽在雲上冬初季父喪奠時參高諸說臆斷行之蔽翣在前雲翣在後壙內障柩推此上下得無大段違誤歟 俞得一癸亥

答翣當蔽在前雲在下

問禮翣扇士用二云而世俗用四者多未知其不

甚僭耶 李時春壬戌

答士用二翣既載禮經恐當以此為準不必問其甚僭與否也

問簡要翣圖士只用雲翣二云而今俗例并用蔽

娶此於禮如何 中倫癸酉

答士者乃上士中士下士之稱本非無官職者所得之然禮窮則通只當攝用雲翬而俗人不知其不敢舉用散翬甚無謂也然則欲從禮者當自重處矣

問云云 權鑰癸酉

答禮大夫用散翬二雲翬二士只用雲翬二各以其一置於柩之左右安有更加識別之理乎兩廟來示得之

作主 附畫像

問有人在乳喪父而不得立主及其成長遷延不就觀其意他日司其母喪欲為追服而立上此亦如何或有禮之可據而無害其等待耶 李時春

答母已之前過了許多歲月而終不立主奉祭其果安
於人子之心乎恐不如即墓造主之猶為彼勝於此也
問初無子有事故而喪妻不能立神主者後娶有
子而死其子欲立前母神主而不知待諱日求魂
於墓上而立主奉安於考主之東他日生母既死
立主則奉之于前母神主之東合之一櫝似合事
理而或有前後室今奉于考主之左右云是將如
之何則可也 金克成已巳

答追行立主之禮嘗以為當行於正廳蓋以退溪先生
答祠堂火改題主之說為拘也今更思之初未立主者
其義與此不同蓋改題主者當初既已返魂於祠堂故

不得不改題於前日安神之所也初未立主者雖其行
葬已久神魂未必尚寓於墓所而當初既無立主返魂
之節則今日立主之時亦無所謂前日安神之所其義
亦不得不徃行於墓前猶有所憑依者也如何如何或
人所謂前後室神主當今奉左右之說非是

問此處有一人於丙丁虜亂亡夫高曾以下神主
難定後祖以下神主則改造而高曾二位則只以
紙榜祭之厥後主祀者死而傳於其子前日高祖
則為五代祖自當不祭而曾祖為高祖今亦祭之
始覺紙榜之非改造與否問於尚樸荅曰前日之
不造甚無謂雖過五十年之久到今追造恐不可

己也又問未知以何處造成乎答曰似當於其時
已失處為之而今不知已失之處則似當於墓所
為之也未知如何鄭尚樸壬申

答此段若主家禮而言之失主雖久可以改造而無疑
若以經禮國制而參之降殺以兩之制終為不刊之大
典雖不得追改其主而姑以紙榜行之恐或未為不可
其改造之處則來示似可矣

按追改處所當與上
答金克成問參考

問牌子當如古制古無牌子之制則當如古制云
者殊不可曉下文曰牌子亦無定制須似主之大
小高下然則古字無乃主字之誤耶

同人癸酉

答牌子之制見於通典不消二片相合及覈其旁乃所

謂古制至於下文亦無定制云者只以其大小高下言不相妨也

答洪施仲遠普書戊午

詢及畫像事蓋見今日世變殆無所不有者為之歎惋
但此本出於邑人追思之意有非子姓所得率爾與聞
於其間况念人事有遷移論議有盛衰安知異日終無
修繕還安之舉乎如其世變愈甚必至於汚傷之慮則
從容奉來未為甚晚也蓋既如此之後雖有銳意重設
之人理勢艱危無以自遂恐不可不加慎於始計俾絕
追悔也

主續說甲子

家禮喪禮作主條程子曰作主用栗云云○司馬溫公曰府君夫人共為一櫝○朱子曰櫝用黑漆且容一主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公之制○圖櫝韜藉式潘氏時舉曰按書儀云府君夫人共為一匣而無其式今以見於司馬家廟者圖之坐式蓋式皆以黑漆飾之○又櫝式平頂四直前作兩窓啓閉下作平底臺座○儀節圖祠堂本章只云為四龕龕內置卓子其上置櫝韜藉之說蓋出溫公書儀朱子既不取不用可也今不復為之圖而止圖櫝式從簡省也有力者如或為之亦無不可○擊蒙要訣忌祭章乃啓櫝奉神主蓋座授執事者○疑禮問解曰頃得南離

家禮始知坐式司馬溫公家廟所用兩窓櫨韓魏公
所用○又曰近世礪城尉宋公寅廢坐式專用兩窓
櫨只於出入時用坐式非家禮本意也

按沙溪金先生曰坐式與兩窓櫨卷首謂家禮有圖故後

人有具用者有用坐式者有用兩窓櫨者不能適從蓋

所謂具用者如要訣忌祭儀是也蓋嘗置坐蓋於兩窓櫨中至忌祭時分出

似用坐式者如今士夫家通行之類是也用兩窓櫨者

如儀節圖及礪城家之屬是也嘗竊推之家禮作主以

前於四龕條曰神主皆藏于櫨中旁親無後條曰主櫨

並如正位正至朔望條曰主人搢笏啓櫨奉諸神主置

於櫨前不啻丁寧然而卒不言櫨制為何狀惟其圖式

有櫛韜籍式及櫛式兩制不同前所謂櫛者即坐式蓋
式而出於司馬溫公家後所謂櫛者即兩窓櫛而出於
韓魏公家又未知家禮所謂櫛者果指何制也然而書
儀之說朱子引之則曰共為一櫛潘氏引之則曰共為
一匣既皆為家禮之所本而其於反哭章曰祝奉神主
入就位櫛之虞祭章曰祝告利成歛主匣之祔祭章曰
祝先納祖考妣神主于龕中匣之次納已者神主匣之
云者又與相合苟以此等諸議推之家禮雖不言櫛制
之如何其非兩窓櫛而自為坐式蓋式較然甚明亦不
以祠版神主之異而有所間矣司馬氏坐式本為祠版
作者至程子始用於神
主審如此則儀節回家禮無韜籍而並廢坐蓋之櫛與

禮記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要訣具用兩家之制者恐皆不能深考家禮本文之失也最是申公湜所謂既置之坐式復安之積中藏之謹密愈見其貴重何害於大義者揆之人情亦似允合但神主本奉于積中而復為龕室於廟中以藏之謹密貴重有不待是而著者其所云云恐亦未詳乎家禮大體茲記鄙意以竝同志君子商焉

遷柩 附啓殯

問曰朝奠以遷柩告凡奠皆言再拜盡哀此獨言

盡哀再拜此特互言而無先後之分耶 柳貴三 庚午

答豈以將遷柩而奠哀戚益甚故立文異於常奠先哭而後拜耶

問啓殯云云

答士喪禮啓殯丈夫髻散帶垂疏曰凡男子免與括髮散帶垂婦人髻皆當小斂之節今於啓殯時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時也

朝祖

問朝祖之祖字取其祖先之義耶祖考之義耶若取其祖先之義而繼高祖以下之宗則似乎通稱矣只取其祖考之義則繼高祖繼禰之宗不可混稱而似當請朝于高曾祖禰而隨位各稱未知如何

李時春庚申

答祖者本是祖考之相通於祖先之祖所謂朝祖本土

喪禮文古者官師一廟適士二廟皆止祭祖而已故曰
朝祖今雖上朝高曾不必歷數而稱之此家禮無變辭
之義也

問朝祖之祖字雖上朝高曾不必歷數者既聞命
矣然只於繼禰之廟而將朝則似不可稱祖如何
且觀問解晨謁條無主人而獨行則不可之文唯
主人而已者似可行朝祖之儀而以家禮出入必
告條餘人亦然之說見之則雖非主人之三者似
可通行矣未知晨謁之禮與出入之告其有所相

異耶 同人辛酉

答士喪禮朝祖註曰祖禰共廟以此觀之祖廟既在遠

地則只得朝禩恐當蓋家禮出入條與晨謁不同此可
以證其當朝矣如何

問奉柩朝于祖下注云主人及衆主人輯杖立視
其於舉柩之後哭從之時仍輯不拄耶入廟庭以
杖就位似有厭尊之嫌未知如何李滄辛亥

答士虞禮虞杖不入於室柩杖不升於堂註虞於寢柩
於祖廟然則杖猶入廟可見但不升於堂而已圖式輯
杖之說甚詳而不及祖廟又家禮所不言似當循用常
例也如何如何

問朝祖條祝以箱奉魂帛前行然則魂帛常時奠
於椅上而不用箱也至如朝夕奉魂帛出入靈床

之際亦不以箱而用两手親魂帛耶 梁處濟 辛未

答考家禮示意似然但備要初喪已有箱非今始入箱也

問奉柩朝祖時若以魂帛代柩則設奠當何所耶

崔補 壬申

答朝祖代用魂帛出於儀節雖與家禮有異其文曰執事者奉奠及倚卓前行然則魂帛在柩位奠亦從柩西東向之制

問侍者在末云云所謂侍者指何等入歟如家臣

婢僕者歟 吳遂昌 乙卯

答侍者恐是婢僕

問奠設如初東面也歛奠以後皆南面也何以曰

東面也

柳賁三庚午

答奠設於柩西東面而不近於柩故曰奠設如初

問襲後靈座設於尸南而南向下文遷于廳事亦設於柩前南向而獨於朝祖設於柩西東向者何邪無乃襲後及遷于廳事則皆南首故靈座設於其前朝祖則北首而向于祖靈座不可設于其前故就柩西設之而東面耶

鄭尚據癸酉

答奉柩朝于祖韓註引既夕禮者可考

問家禮朝祖時無告辭備要引儀節曰請朝祖而按字下曰朝祖時祠堂中門似當開而禮無告辭

云家禮既無告辭則儀節之告請朝祖者何也備
要之開中門者亦何耶蓋朝祖一禮象平生將出
必辭尊者則平生遠出既有告辭而至遷柩時終
闕告辭何歟 權鎮發百

答備要朝祖兩節一用儀節文一用家禮意無甚可疑
其無告辭者以經無其文非如小小節目之可以增損
故不敢有加也

問奉柩至廟無告辭抑何義 梁處濟辛未

答既夕禮重先柩從正柩於兩楹間別無祝告之節豈
以尸柩親命不容他義耶

問朝祖一節禮之大者而若先世祠堂甚遠則似

難奉行亦有設行之節歟李純癸丑

答丘氏已以家舍狹隘有代魂帛之文若與先祠相遠者闕此一節無疑

問伯兄奉家廟居宗家小生則別家居住發引時奉祀朝祖之禮勢將闕之未知如何金洪福幸未

答父子異居者發引朝祖之禮不得行則只當措辭告于家廟几筵亦同但時俗不行者多姑闕之亦可

問朝祖時既是同宮則宗家家廟不行之否元受

翼丁

答朝祖土喪禮曰祖王父也疏曰其二廟則先朝祖後朝禘今既以同宮行禮則依此處之似有所據

南漢書卷之三

答趙士威 得重書 癸卯

朝祖一節實不可已雖難奉喪以行必於臨時祝告無
疑第古人亦無言之者似在更詳之耳

答高汝根 晦書 辛亥

朝祖之禮聞今雖知禮家皆廢而不舉愚為此之患昨
稟无文欲且並告不舉之意於新舊兩位答云意甚宛
轉周詳而第恐略有義起之嫌也至於儀節所論亦以
家內狹窄而言若果奉魂帛從椅卓越人家而行之無
乃未安乎想其事體亦與 朝家異矣

與閔楊湖 葉書 丁未

祖朝遠在他境則朝祖一節似難遵行且士喪禮朝祖

條黃氏又有朝禩之節其文甚備而今季父祖廟在遠鄉禩廟在他洞將只於其日告此辭意於殯次而當依家禮單舉祖廟否

遷于廳事

問朝祖下文即云遂遷于廳事未知自祠堂直遷于廳事耶抑反歸於舊殯而更遷于廳事耶

梁處濟辛未

答直遷

問遷于廳事是朝後自祖廟遂遷廳事也非自停柩之處行遷也備要乃引丘儀於其停柩之處略移動之說何也

鄭齊斗乙丑

卷之十一
禮記十一
三十一
答堂者中堂也廳者外廳也初喪既殯於中堂今自廟當遷於外廳以示即遠之義而人家未必有中外兩所若是初殯於廳事則其勢只得還于舊停之處略加移動云爾此乃儀節之意而備要引之者也

柩衣

問柩衣用上玄下纁之制未知如何 李時春庚申

答用玄纁之制甚當

問柩衣有合奠時製一大柩衣周襲兩棺者此有可據否 李東者壬戌

答柩衣當各製以用之

問柩衣用衾制具表裡如何 李時春壬戌

答僕衾固與衾制相同然非世所通行殄難創用况其有裡曾所未聞者歟

問僕衾之制上緇下纁本為覆尸覆柩不用入棺啓殯覆柩亦用之朝廟及入壙雖不言用僕衾又無徹去之文以覆柩言之當隨柩入壙而鮮有用者何也

梁處濟辛未

答僕衾即今之柩衣士喪禮云冒緇纁殺此作僕衾亦如此色與形制大同而連與不連則異也但今不用於初終只用於葬時未詳其義

與宋尤齋

時烈書庚戌

曾聞李哀憚以柩衣之制奉質門下蓋其說以為古禮

使衾自小斂時已用則恐與今裁縫準棺之制不同似當以上玄下纁製如俗稱單衾而已然則尸之在床柩之在壙皆可通行殊合禮意而又恐創見者以為異幸乞略示可否

陳器

問方相不言用數大夫士皆用兩方相大夫用兩而士用一耶金南烈癸酉

答方相備要後本註周禮四人雖未知其必有大夫士之辨而世俗皆用兩人豈有依古禮加用四人之理乎今考五禮儀大喪時方相用四云尤不宜借用

問又大輦止不曾載大註既有輦旁有妻之文而

劉氏以為不曾載未詳其意 鄭尚樸癸酉

答大意主上服而言翼亦有貴賤有數庶人無之之節也

祖奠

問家禮致奠在祖奠前云云 李純癸丑

答云云 詳見吊奠條

與宋尤齋 時烈書庚戌

祖遣兩奠自當朝夕之禮其意可知今人發引例於破殯時先行上食蓋為路中難於設食也愚意若拘於事勢不得不然則欲行上食於遣奠之後或無遣奠設之猶不失其先後之序未知如何○問解有祖奠無夕奠

行之之語未知以並設二奠言否恐非本文當夕奠之意又慎齋以為祖奠後夕饋遣奠前朝饋並不廢恐亦不然

遣奠

問遣奠當依家禮不用祝否

金樵士中

答恐然

問遣奠家禮厥明徹祖奠後無奠而只告遷柩之祝既就舉後乃設遣奠註饌如朝奠有脯無內外之奠明矣而世俗或行內外之奠所謂內遣奠者具饌如祖奠具麩米食飯羹先於遷柩前行之就舉後只設酒果脯盃而致於喪禮家禮皆無可据

此不過襲謬之致然以家禮為正則似闕上食一

節是則如何 李延平

答所謂內遣奠者曾所未聞其為非禮明矣且家禮引時不言上食似以食時喪雖在塗自當停柩設行故也今俗欲便於行喪當曉必先上食而後遣奠愚意以為甚失奠食之序也如何如何

問乃設遣奠註饌如朝奠有脯按上朝奠註曰執事者設蔬果脯鹽云而於此曰饌如朝奠則遣奠之有脯據此而可知也然而既曰饌如朝奠而共下又復別言有脯者何意耶 金幹

答饌如朝奠之語猶恐其為泛然故特加有脯二字誠

以非脯則無以納諸苞中故也

問襲斂朝夕朔望諸奠皆有脯盥而至遣奠特言有脯者未知何意也脯盥之脯有脯之脯有所不同歟且遣奠條徹脯納苞中云而今不用明器則

宜無納苞之節歟

申倫癸酉

答特言有脯者申明此奠必不可無脯之意蓋將徹納苞中故耳今既不用苞則只設之而已

與宋尤齋

時烈書

祖遣兩奠自當朝夕之禮其意可知云云

詳見祀奠條

答李重賚

答晚書 癸卯

終天之語朱子於朋友祭文用之雖非父母喪無所妨

挽詞

問挽詞家禮無備要有世俗皆用之願聞其義

瑞吉丙寅

答挽詞出於後世非禮經所存若非朋友叙哀則不必用

問挽章納于壙中退溪以為從俗無害蓋不納則置之無所宜云而不但禮無所據今俗又無納諸壙中者不知何以處之也將埋之墓道近處耶抑焚之耶欲連接數丈用油塗之以作祭祀時所用之物如何挽章一節禮無明文不審創於何時耶

并尚淳乙白

荅挽章明於虞殯詳見儀節葬後或焚之或收之要以
不襲用為宜

與金仲和昌協書 甲子

頃者伏蒙大閣下俯賜復書且寄挽紙奉閱辭意使人
不覺滄零第曾見退溪於國恤初喪絕不作詩栗谷
語錄又云先生當恭懿殿喪以身有衰服不挽親舊
大歸喪且不會葬當時意以為此必晚年定論正當可
法者茲不欲破戒且如太平舊洞南尚書乃是十年向
聞情義倍篤而亦不敢將數句語洩此悲懷以故於今
季不能獨異雖念世義厚托誠有不可愆然者而殊無
奈何矣幸乞從容導告

親賓次

問親賓條註男東女西會通云此婦人是親朋婦女雖親朋婦女安有會葬之理今世則喪家婦人不赴葬所此則不是耶成文憲已丙

答應是親賓之男女據禮喪家婦人尤當赴葬矣

問及墓章親賓次男東女西此男女蓋以親賓男女言而上發引時只言親賓而無男女並從之文及墓設次而始言之未詳鄭尚樸答

答豈或雖有親賓婦人重在親賓男子故邪

問凡會葬客於主人親屬臨壙後齊進臨壙哭拜或主人請其臨壙此有可據而得於禮耶李行泰丙寅

南漢禮誌士

四

答既往會其葬則臨壙而哭固當拜則唯新到者或辭
退者有之但家禮有賓客及墓辭歸之文與今俗不同
未詳其義

窆

問豐碑古之俗禮而士夫家用之何也 朴譚而寅
答豐碑固為天子之制司馬公乃有有勲德者豐碑下
棺之說其來已久

問備要窆棺條曰用兩柱輓轆極便好而檀弓康
子之母死般請以機窆公肩假曰不可魯有初魯
有初之說指何儀也其不可之說是避諸侯借天
子大夫備諸侯也若是則備要輓轆之訓何歟既

有便好之訓則世或用之可乎權鏡外西
答檀弓之說雖如此豈以後世或多通用者故備要之
說云然耶不敢質言

南溪先生禮記卷之十一

四十一

南溪先生禮記卷之十一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二

贈

問玄纁各丈八尺云者是幾尺耶一丈是禮尺十尺云然耶尺則當用禮器尺耶既不用明器之類則紵棺之物充太質略今世玄纁亦無備用六端者如何如何

卦輝丙寅

答玄纁當用周尺其不能備數者以貧成俗而然也

問玄纁不言用某尺用布帛尺耶用禮器尺耶

全

南烈癸酉

答後世尺本甚多然玄纁之本出於儀禮儀禮時豈有所謂三司布帛尺造禮器尺等制耶以此推之恐當用

周尺但周尺家禮與喪禮備要不同而備要實出於五
禮儀似當從此也亦以家禮尺太短難用故耳

問主人贈畢在位者既皆哭盡哀則臨壙永訣似
有拜禮而禮不言再拜者恐或闕漏耶且祝既奉
玄纁躬奠柩旁則與泛在位者尤異而亦不言再
拜者抑有微意耶 梁處齊 辛未

答主人贈禮在位者雖哭盡哀何可並行再拜

問主人贈玄纁再拜在位者皆哭盡哀云而無再
拜之文主人獨再拜而在位者無拜何義歟諸文
夫以下在位者既無拜儀則主人之兄弟同在其
中乎然則平生之禮方絕於今日而永訣之誠亦

切於臨壙則似當有拜辭之禮而終無此文者何

歎權鎮發頁

答以人情言之父母入地之際似當拜辭而準禮只主人以贈玄纁再拜而已餘皆無之蓋禮是天理之節文以各當其宜為主未嘗歸重於人情故耳

問家禮玄纁奉置柩旁喪禮所引開元禮奠於柩東所謂旁所謂東者謂棺之上之左邊歟世俗或於棺上雙置而玄左纁右或當中而自上而下上玄下纁未有定規伏望下教

禮記卷之四

答玄纁以上玄下纁置之棺上左邊亦但吾東舊法今世識禮家亦多行之但愚見常謂柩東即棺灰間隙地

是也如何如何

問玄纁莫處美村家則奠于柩上東邊上玄下纁
春尤則奠于柩東擲內如巖巽扇然玄纁送死之
幣奠于柩上既未安欲奠于棺槨之間則其間至
於勢將推入疊摺不整未知的從何者為是推入
雖不整似愈於柩上之未安歟今欲奠于棺槨之
間未知如何

李世龜庚申

答玄纁所置固知有兩家說鄙則曾用柩東之制矣第
近有一朋友言奉祀者名既以左旁之文書諸神主身
上而無所妨矣况以玄纁置之柩上東旁尤非可疑云
此說殊分明茲於前便為詢明齋而不得其報幸須更

議於此友也

問家禮玄纁置於柩旁而不言某方備要置於柩東不言棺擲之間何也以旁題左旁之旁推之世

俗置於柩上面者恐似有據如何如何

崔端吉丙寅

答玄纁則曰柩旁題奉祀則曰其下左旁語意自不同世俗置玄纁於柩上者恐無義也

問家禮玄纁主人奉置柩旁備要引開元禮註以玄纁奉奠於柩東奉置之置字及奉奠之奠字以字義觀之置字有似字安置於柩邊之意奠字亦似字安奠於柩東邊之意俗或以此為爭而孤哀聞見則入置柩東牆間似是而曾非明文中所見

則恐䟽略敢請明訓以行焉且玄纁各丈八尺云
當用三司布帛尺字觀雜記魯人之贈也一句恐

用周尺也銘旌亦用此尺字雜錄發再

答玄纁自平時其說不一或布在棺上或以玄纁摺置
棺上東邊玄上纁下近曰開元禮之說置諸灰隔棺柩
之間空地上矣玄纁尺數備要云當用造禮器尺愚意
第欲用周尺耳銘旌問解以其太短故亦當用造禮器
尺云未知孰是

問窆條主人贈家禮備要並言主人奉置柩旁再
拜稽顙然則主人奉以就壙中躬奠于柩旁耶開
元禮主人授祝再拜祝奉以奠于柩東然則祝奉

玄纁立俟主人再拜訖方可奠耶抑祝之奠主人

拜一時並行耶梁履濟辛未

答恐一時並行

題主

問題主云云朴世陞庚子

答主式旁題古果有嫌右之說第今當以寫者之左為正蓋已有退溪定論尤不須更作異見未知如何

問題主用顯字非家禮意也未知先生曾用之否

依乞鑄誨全孫壬申

答題主用顯字固非家禮意然其文始於儀禮成於儀節備要等書似難以非家禮意而廢之也蓋中國及我

東今則皆用顯字必欲依家禮則並當自先世神版一
一改正然後方合於其法此尤難處矣曾聞尤文以顯
字乃元大德年間事必改從故字云第未知只用其法
於新主否抑盡改舊主耶未可知也鄙家亦從俗禮用
顯

問題主獨言主人再拜則餘人不拜乎 神貴三庚

年

答餘人恐當依禮不拜

問今人書陷中婦人之諱或書或不書未知何者

為得白以喪代中

答陷中書諱不分男女此家禮之意也但我國婦人不

如中朝之俗有諱有字每以幼名當之殊似未愜然與其全闕此為稍勝耶

問題主式婦人只書姓氏不書姓鄉而舉世皆書姓鄉以不書非之抑有可據者歟

李行泰已已

從
答題主家禮本文無書姓鄉之文俗論雖非之恐不可

問題主及祝文姊妹書氏子弟不書姓嫂婦妻婦之書氏槩審其義至於班祔姊妹與子弟一體無間而姓氏之書有異抑有別而然耶

同人

答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各不同以此觀之

氏乃男子之稱也第今專為婦人之稱者蓋以男子則後世有稱公稱君之例而於婦人則不用此節專為其稱之由耳然則今世婦人之稱舍是道何為耶

問三弟之喪家親主祭題主云云

李挺英

答云

詳見立喪主條

問儀節主人再拜謝題主者此禮若行則寫者亦可

答拜否

李時春庚申

答儀節拜謝之禮恐孝子哀遑有不暇行矣

問題主設奠雖非古禮而沙溪從俗不妨之教如何

崔瑞吉丙寅

答備要從儀節及五禮儀而為之節文者然愚意此等

處當以家禮為正

問平土後祠后土以禮文觀之云云文後闕

答云

詳見祠后土條

問世之幼時喪父者既長改題其父之主旁註多以小字是不忍棄父之所命也然其所命或多賤俚之義有如司馬犬子或有犬矢牛下則恐不可以此題父之主未知如何

梁履濟辛未

答問解云若有乳下兒則定其名即書旁題所謂定其名者即正名也如世俗之未失何足深論

問後姪之喪其後事未定其喪祭之節齊斗等為之權行至於題主婦入主祀雖非正禮既未立後

則無他道理以顯辟題主如何鄭齊斗乙丑

答大功主人之喪疏曰妻不可為主而子猶幼少未能

為主問解亦曰婦人無奉祀之義又曰若不得已或依

此題主耶問解兩條皆作疑辭蓋以曾子問及朱子答李鑿善者

揆之子則雖以姑幼不可為主而必當即以其名題主

甚明此所謂大功主人之喪之義也若只有其妻則恐

當用諸親題主攝行以待立後而不用妻如奔喪父在

及家禮班祔條及喪禮備要題主祝云先主叔姪兄弟

而後別錄聖辭之意皆可考也蓋謂父為主以下固

以持賓客為言與主饋莫者不同然若無其子則義當

通用雖亦然迥為不可先於男主人耳此與服三年者

其義句

其以曲禮祭夫曰皇辟之言而至於易乾坤之

大位題主奉祀豈不重難乎然則曲禮之文無乃在家

諸親皆無如周元陽所謂祭無男主故不得已而為此者耶然今世俗必不安於諸親攝行而安於妻稱皇辟恐難抑而行之此特言鄙人平日之見量處是仰

問題主雖從其妻至於虞祔等祭須依小記諸說

主喪者為之果為無疑耶

司人

答雖以皇辟題主者虞祔諸祭依小記行之恐當

問承教題主當用諸親為正諸親若是宗子則可

主無後之喪無疑今亡者為宗子諸親非宗子也

雖可姑攝祀事其直主廟中之主則亦所不敢無

寧用皇辟之說如何

同人

答題主諸親非宗子又為遠屬之難安生亦念之深矣

以此言之用皇辟之說尤似可用但有一說昔年洪叅
 判處厚家之喪孫死有妻而諸父居喪與平尉之喪無
 婦人而有弟皆不得立後及當祥禫改題之節來問於
 生生乃做退溪答寒岡之意謂當用諸父及弟代數親
 屬改題先代神主而但闕旁題準儀禮稱子且以或姪
 或兄之主姑祔祖廟準家禮大祥後吉必奠異日立後
 而始為改題並著旁題矣如此則先相國以上自是士
 仰之曾祖位似與彼家無異雖其下稱顯伯父顯從兄
 與彼又似難安者是亦一條直下以男主攝行祀事之
 義也今若書顯皇辟則三年後改題其先駙馬曰顯舅
 猶有可據者以上諸位則雖欲盡成女主決然推不去

矣且以直長君既稱顯辟則必當遷入正室既入正室則相國先君勢當適遷未立後而先適遷又甚不便以此推之必先定三年後事而後可以皇辟題主如何如何但有一碍以從姪題主準禮練祭之後為之祥禫亦無可據之文鄙意此則當旁照於家禮大祥條下註不須言為子而祭之義蓋彼亦服盡而為主祭故也鄙見如此唯在更加細量而審處之

問人有幼子而死者以子名題主而其子死則未及繼後之前練祥禫誰其主之當於祭時改題以主婦而主婦主之耶

李之老主子

答禮大功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必為之再祭註曰練祥

是也然則子雖死其父之近親當任其責役而立後則亦無立女主之患矣

問伯父乃繼補之宗而後無嗣以時春舍兄為後矣兄亦無後而曰當立其後而姑無可繼者伯父妻今又棄世喪無主者以一家之尊與親者言之家嚴似當主之而年老在他或謂時春可主而非徒重喪在身亦有群從之長於我者未知何以而可也及其葬也主婦似當主贈而世俗婦女不必往山所贈當誰為耶至於題主依周元陽祭錄以

顯姑書耶

李時春辛酉

老尊伯父三時似亦無主者其果以顯辟書之耶然則

以顯姑題主勢所不得已也至於攝行葬禮則恐當以
諸之長者為之

問題主一款父在子亡以子書之例也而父子
各居凡下祭祀喪婦主之以顯辟書不害義否雖
以顯辟書之葬後題主初虞再虞等祭主婦未行
世瓊當主之祝辭何以書之耶伏望下教如何如
何李世瓊辛未

答題主亦當以子書之雖其祭葬自喪婦所辦行而
主喪則不可不以其父為之蓋所謂顯辟者實從其無
父兄弟姪男子為主者而言今有父及兄弟焉父雖不
往葬所第當以父為祝主而攝行其禮則書以顯辟无

無其義矣○題主以下當曰父使子某告于某云云可也

問告祝以兒為主則題主亦依此書之耶此兒尚
未命冠名以小字題之未知何如又按妻存夫亡
有以顯辟題主之說子雖存而尚幼則題主及告
祝當依妻存夫亡之例行之耶若從此說則婦人
似難從喪而至墓墓所題主奠及或虞祭時祝辭
使人攝告耶抑直書妻告夫之例耶李時泰丁卯
答顯辟之例從一無男主極窮盡處言之今有乳兒而
從兄弟為攝主則婦人至墓與否非所論也如何如何

問云云 朴泰徽士成

答古禮唯大宗及子為大夫者立後其餘皆從班祔之
制而程子以後始有人各得以立後之舉是故人家有
喪非班祔則立後自無難處之喪矣禮記雖有皇辟之
說古今諸儒無以此為祭稱者自周元陽祭錄始有之
然其說曰祭無男主而婦祭舅姑云云蓋示以有男主
則不可以此稱也所謂男主有二一則子主父喪是也
一則父叔父兄弟姪為無子之子姪兄弟叔父主是也
故備要先書從子敢昭告于顯伯父諸條而其末別錄
顯辟一條其意可見問解雖有似有據之說而又曰婦
人無奉祀之義又曰若不得已或依此題主耶皆作疑
辭說而慎齋註上條下曰當與答李以恂條參看蓋亦

慎之也今以班祔法及備要先書姪祭叔之義推之愚
意此喪必當用左右屬稱題主曰顯叔父云云但無旁
題期後雖除服而亦用三年者必為之再祭之禮則恐
無難處之端也似聞立後與否時未能定云假令甌山
兄還來為之立後者其時告祝而改題之無所不可未
知僉意以為如何蓋顯辟之本義恐指如今夫家諸親
無可主喪而只有甥姪女婿之類者從十分不得已處
言之安有近親當主喪者自在而徑用婦人之理乎必
欲用此制則題主祝辭中府君敢昭告等文當依常例
添用無疑此似周元陽時禮文猶有未備及或省文而
然也○喪服小記有三年者必為之再祭疏曰有三年

者謂死者有妻若子妻不可為主而子酒幼少未能為主故大功者為之練祥再祭此亦可見妻不主喪之義也

問孤哀不幸先兄早逝寡嫂獨存無後孤哀晚有一子字繼先兄之後而先親在世之日未及有立後之事者盖有微意存焉以其稚兒弱孫難期成長且慮身後斬然服喪而毀其性欲待三年後繼兄後而奉祀也孤哀子罪逆深重今遭大故而既無立後之文不得使之服斬而主喪者實遵先親之遺意而但題主一款甚有難處者或曰以顯舅題主寡嫂奉祀姑待三年後立後承重此則據無

男主而婦祭舅姑之禮也或曰以顯考題主而介
子旁題攝行三年似合權宜此則依吳尚書家奉
先生教既行此禮故欲使孤哀家遵行也或曰介
子則旁題雖闕之可也罔極之中遭此變禮三者
之說無所適從而他無據經可證之文伏望參酌

經權批釋明教 姜錫夏壬申

答所示題主首條實為歸重長適且遠媿疑之義世俗
士大夫家或有行之者云非不明白可據也但禮經必
無男主然後用女主備要題主祝亦歷舉諸男主而景
末始用女名號此蓋一無男主然後用女主之證也况
曾子問有云字子死庶子告於墓而後祭於家稱名不

稱孝身沒而已退溪先生又有攝祀子某之說尤似無
嫌故鄙敢以次條之意曾於洪叅判及吳判書兩家替
問皆謹答如此誠以喪禮不可不姑主大防不可不致
嚴故也至於不書旁題之言可謂慎之慎者亦無不可
但旁題例施於所尊既以顯考題主而只稱子不稱孝
以待他日之立後則獨不用旁題恐反未安唯在博詢
量處之如何耳○答吳判書家問時以攝祀孤哀子某
為說矣

問題主一事例於葬時平土後為之而無主人又
無主喪之人故以銘旌所書題之矣到今始立其
後以平土後題主節目觀之當於成服日無行題

主奠而改題之且改題主時告祝措辭異於例行
祝辭又異於改題主節目當有措辭之變且三人
之家翁神主前以待養子名旁題矣今則已立其
後亦當同時改題且以經禮言之禫祭後改題其
祖先神主禮也此亦為後者追喪畢後改題主可
也且大宗家廟曾有移遷之事矣今既復立宗家
則禮當還安于舊祠宇而前頭禘祭節目乃不可
廢之禮也成服後即為還安可也而大宗神主時
在他子孫家故以主祭孫名旁題矣今若還安于
舊祠宇則不改旁題而直入祠宇似不當還安時
改其旁題可也或云為後者追服未除之前則不

直八於家廟果如此言則其在先祖忌祭時何以
為之耶並乞折衷經變之禮以教的確之論幸甚

井浩遠

答題主一節固當於成服日為之告祝節目亦依題主
本文至於諸條所教繼後父及祖先神主並當於吉祭
時改之蓋侍養子及以他子孫旁題雖不安於繼後奉
祀之後然此方守重制喪未畢而先舉其禮尤似太遽
也如何如何

告辭云云繼子某今已成服敢以改題之禮云云蓋當
初發喪時必有攝主預告之事若猶未也則似當先行
此禮方成次第矣

問所教繼後父及祖先神主當於吉祭時改題事
 幸甚所謂吉祭云者指其喪出三年後禫祭而言
 耶繼後子追服三年後而言耶伏望明示又有或
 者之議曰繼後父神主旁題尚存前侍養子之名
 亦未安刮去旁題以待吉祭時改題則似不肯於
 變禮云此說未知何如更望折衷教示 同人
 答所謂吉祭者蓋指繼後子三年服盡便行合祭於先
 廟而言非本喪禫祭明矣前期刮去旁題一節禮既無
 文事亦太簡第此出於臆見無甚援據須更博訪而處
 之

問初無子有事故而喪妻不能立神主云云 金克成

答云詳見作主

問所生祖母神主稱妣及旁題稱孝字
并奉祭

答既有嫡母夫人稱顯妣則其所生母只當稱已母若以退溪已字未安之意為拘則以故字代之亦可若其稱妣及旁題稱孝者皆非是蓋亦以妾母不世祭則於祖母無當故耳

問外孫奉祀者題主云云白以文戊申

答云詳見外孫奉祀

答尹子仁抄書
庚申

顯考之稱始於禮法其必通用於祖考見於周元陽祭

錄韓魏公亦嘗用之至於儀節遵行無疑則家禮圖雖有大德年間之說詳其語意當時只禁皇字而其謂用顯者即撰圖之人所為恐非可拘而充菴必欲不用何也蓋題主條有粉面曰考某官妣某氏之說而恐承上文陷中兩故字而言似非直稱考妣之意也何以明之儀節祝辭既以皇祖某子為稱家禮有事則告條又有故考云云之文祝辭所舉即是粉面所題則安有全無皇故諸字而直曰考妣之理復明教之

答李士重鼎新書

下示職銜書例非所敢知云云

詳見銘旌條

答李壽翁世系書

婦人稱號從夫實職之說舊亦疑之云云 詳見銘旌條

荅洪國寶錫龜書 壬子

詢及別幅事謹悉改題似當在於後喪大祥蓋以覺非即改之意則葬後已晚矣至大祥時新舊二主同一室而所題各異此正不得不改之節比他日尤為有據未知如何告祝只在臨時措辭為之別無定式可考也至於生進妻準格當以禮窮從下之義書以孺人而其或參用宣人之號者如 國典論墓道步數生進與六品並稱及退溪先生於朴喃臯承任先妣碣文寔為生進妻而以陰階書淑人皆其類也然問解中有婦人銘旌當從其夫實職不當從資級之文恐此方是定論耳

第末詳典例循用或有明白可據者與否望使其家更
加博訪而處之為宜

與尹子仁書

母喪父死之服若依喪服徐庾之說云云題主云云

並有
喪條

答尹子仁書

練祭一款李兄幼能以為主喪題主亦當從服制以父
為主云云 詳見並有喪條

答尹子仁書

年表

下示題主一節益覺悲感聞坡州所繼子尚未告官宗
孫則勢又如此既不用女主則似當以江陵名位題之

祝辭則用使弟某之例雖與坡州先主所題不同彼此各為一時只在後日改正之期而已未知如何如何

答權質甫 益文書 辛酉

告弟曰弟某則書名無疑但聞近世知禮家於三子神主猶不書名云雖於弟祝姑闕其名容或為斟酌得宜處耶不敢質言且妻之祭夫既用顯辟之禮則祝辭所謂夙興夜處哀慕不寧之語恐尤無妨碍矣未知如何

答成汝中 至善書 己巳

垂示妾母題主備要只引朱子稱五峯語曰當稱三母而不言其父之在否恐其亦當依用蓋無他可考故也但有大夫為有子妾總之說著於家禮亦未知果何如

耳然則其服似亦依嫡子父在為母用杖期奉祀似當
書然此未經其事而只以禮意推言之如何如何

荅秦恒姪書

癸酉

祠廟奉遷事理勢如此初到日改題之禮既見於問辭
且追後改題節目頗難莫如其日出奉神主于座又設
一卓於其東如追贈例先行降神叅神斟酒讀祝再拜
訖主人奉主置卓上以下又如追贈例至奉主置故處
然後復位辭神似當如何如何○改題祝辭當曰今日
神肇無事遠臨不勝感幸禮當略加改題謹以酒果用
仲度告謹告

與宋九齋書

庚戌

題主亦曾以養子為定第既書養妣於正行則旁註似不必並用養字或曰稱子可否祝辭亦同

答李縉雲

耕佐書 戊辰一

蒙詢疑節豈敢明知曾見人家亦欲以已子婦題主者鄙意則不然蓋曰禮經有稱嫡子婦衆子婦等處而誤也

成墳

問易墓非古也又曰墓而不墳者禮或有疎簡而此尤非追遠不匱之義近世則大治冢宅或至過隆古今人得失為如何也

李彥純 戊辰

答古人尚質其封四尺者自孔子始猶曰東西南北之

人難以追咎也

問家禮及備要曰墳高四尺其尺指何尺而四尺之義何据為用陰數耶俗有土室又以其尺量之則四尺之長元非高大若不拘於陰數則隨所見築成高厚使能走水何如

權鎮葵司

答士喪禮疏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殺以兩高四尺蓋周之士制以此推之出於爵秩等差非為陰數而然尺亦似用周尺然今日匠者取其高或用布帛尺云未可詳也

立石碑

附誌石墓表墓碣行狀

問表石立於墓前固是常規而士大夫家亦有立

於左右者從喪禮備要圖又註石碑於墓左曰或
立於此然則宜於左而不宜於右耶此處山勢前
側故欲立於墓傍敢稟 李世龜庚申

答表石立於墓前禮也不然則當立於左旁蓋右是神
道之尊位也

問小石碑兩位之碑今人或自右順書先男後女
或依墓次自左逆書或某氏下不書之墓二字而
曰祔左其規不一何也 柳貴三庚午

答兩位表石右書府君左書夫人當如神主之制而世
人或多用順書之法未知孰是夫人位之墓二字不必
書只書祔以別正位似可

問豐碑古之僭禮云云 補碑

答云 詳見變條

問祖考墓表稱號 朴榮崇癸酉

答未復官之人題主稱及第乃我國通例也墓表恐無所異至於稱號或是非常調者不得已為之事似難為法

石表辨 庚中

大凡官四品以上螭首龜趺而其高九尺立於墓之東

南者為神道碑 文章辨體曰地理 五品以下圭首方趺

而其高四尺立於墓左者為墓碣 柳州集御史周君場曰立碣于其墓左

惟墓表云者莫知其法文章辨體曰墓表則有官無官

皆可其辭則叙學行德履然其名實制度未有所徵獨
詳於柳柳州集中其陸文通墓表曰乃作石而表碣兵
部郎中揚君墓碣曰謀立石而表于墓又曰降而後碣
之制此則以碣而通稱表其先府君神道表曰刻茲石
表又有先君石表陰先友記此則以碑通稱表歐陽公
亦於司錄張君墓表曰書以遺其子碑碣於墓朱子於
劉屏山墓表曰有銘斯碣盖皆一意也其下又有弘農
令墳前石表辭曰既窆立石表於墳前此則方始如今
之表石正所謂墓表者而碑碣之別制似亦家禮所謂
小石碑者也然朱子又答劉平甫書云墓表須看令式
合高多少分上一截寫額下一截刻文此則又與碑碣

橫刻大篆於上頭而刻文於其下者略同似亦明道墓
 表之遺意也但其文體自柳歐以來多主議論頗與碑
 碣不同豈以雖曰有官無官皆可而然其前後所述多
 微官處士之徒故緣叙學行德履而遂成此制歟嘗竊
 推之墓表與碑碣不同者以其立於神道及墓左稍遠
 處者曰神道碑墓碣柳州集於其先人曰神道表與此
義又異蓋以石表立於墓之東南
故曰神表立於墳前近地者曰墓表各有所主蓋表者裡
 之表如折州先表之度記諸友石行及
房公德銘更叔其事于碑法是也言刻文於石表
 也因以為表識之表如上文所謂
表墓之類惟其刻文之制則
 未嘗不同而此特言表者似亦欲異其稱而然耳第今
 人必於碑碣之外更設墳前小石表又書大字於陽面

刻文其背與古之制度議論不同未知昉於何時也姑記之以俟知者

石物

問俗尚魂遊石而家禮備要皆無之不用如何

梁慶濟辛未

答備要多設石物恐非家禮之意况魂遊石乎

問石人望柱家禮無大明律始有分等定制若此之嚴而備要不言士庶與否又添牀石階砌石及夫魂遊石香石今俗亦頗用之何也竊恐其中所謂牀石香石只是牀卓之類則豈有千秋萬代長對不輟之理乎尤可疑也

崔瑞吉丙寅

南齊書卷之二
二十一
答墓前石物漢唐以下公私所通用然愚意此等處當
以家禮為正

問墓庭望柱石世以為繫犧牲者亦有所據耶
李

行泰辛未

答繫牲之說出於古今銘辭蓋依廟中有碑而言也然
於墓則未知有據

虛葬

問一殍人死於丙子亂中其子幼稚其家以衣服
招魂而歸尚今祭之於魂帛矣頃者其妻又死其
子欲於葬母之時並葬其招魂衣服曰題神主其
意則可矜而以朱夫子招魂葬非禮之說觀之不

可虛葬明矣然則四名日墓祭行之於何處而題
主之時亦設虛位於何所耶閱深已百
答招魂之葬人情所不允然既有朱夫子所論斥之以
非禮則其在後學何敢容議耶至於題主節次設魂帛
於正寢而行之似宜

權葬

問權葬者何謂也其以出殯于山之謂耶雖以葬
禮行之而將遷改之謂耶今此伯母喪當祔葬揚
州先塋而力單農甌無計運柩欲其殯於家而待
秋則不唯過期之未安又無主人之守殯形勢所
在甚為難便欲依小記所謂家貧或有他故不得

待三月之說姑行報葬禮于此處以為待時移窆之計未知其近於權葬而害於義理耶既具葬儀不至於無所據則行之不妨否

李時春辛酉

谷世俗所謂權葬者所諭後說是也蓋不備其禮而出殯於山則謂之藁葬矣今此喪雖曰無主乃係一家之尊行有難以徑行葬禮者然理勢所在姑依小記之文處之亦似不無所據

改葬

問破古墳出柩各擇兩日則似當各有祝辭而備要只有啓墓祝辭此祝則用於破墳時而出柩時又當有祝辭未知如何

李其疇戊申

答破墳出柩異祝古無其儀所不敢說如必為之當曰
卜葬非地體魄靡寧將欲遷窆他所敢先破墳伏惟尊
靈庶無震驚別以酒果行之至於出柩日則乃可盡用
備要啓墓之制蓋彼有舉哀一節似非只破墳時所當
行故也

問備要遷葬葬前一日有告廟之儀孤哀子往山
所之後則只有婦人在家難於行禮且退溪先生
答問許墓在遠則主人臨行告廟而去依此行之
未知如何若於孤哀發行時告廟而去則葬畢告
廟亦當於孤哀歸後設酒果告之耶李世龜三戊

答雖有化人告廟則當用主喪者無疑况無其人乎

問備要改墓時告祠堂條前期一日詣祠堂啓牘
 出所當遷葬之主叅神降神酌酒茅沙斟酒告祝
 辭神納主云而出主下無出就正寢之文告辭當
 行於祠堂而祠堂中既無各位龕室列安於交椅
 則只為行祀於一位似為未安何以則可無徑情
 之患耶酌酒下只曰斟酒而無進饌之文亦當只
 行一獻而不設脯果耶

南磬丙寅

答既無家廟龕室之制則勢難獨行告禮於當位恐當
 請出正寢而行之也行時只用酒果一獻如叅禮而已
 問告事若行於祠堂則罪人以凶服不當入廟罪
 入當次於何所耶

答若奉祀而無他兄弟者以孝巾布直領八廟行禮問
解詳言之雖常時小祀皆然况告遷葬之大節乎

問告祖父祝文中罪人方在父喪未盡之中孫字
上當稱以何字耶 同人

答禮卒哭明日行祔祭於祖考祝辭稱孝孫今亦依此
為稱

問改葬告廟時先妣既已班祔于祖龕則於所祔
之龕因行告禮似為未安未知當何為之或可奉

出他所而告之耶 崔補士中

答當奉出改葬神主於別所告禮

問方落墓以葬行奠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

於寢此三句文義未瑩 柳貴三庚午

答啓墓而葬謂啓舊墓而行葬禮於新山也奠更不出
主者謂只告本龕以遷葬而不出主也祭告時却出主
於寢謂奠畢出神主於正寢而祭告以有哭而行事一
節也

問柩前靈座交椅上無魂帛或置遺衣耶鄙意則

只設空椅似是未知如何 李世龜庚申

答遺衣服儀節初喪雖有椅上置衣衣上置帛之說恐
非家禮本意蓋所謂施者實置遺衣服之物而椅上只
得設魂帛而已來示似當

問啓墓出柩之後只為設奠改棺發引之後只設

靈座而備要退溪說靈座上食之設在於出柩之
下豈欲使出柩之後即設靈座上食之意耶然出
柩之後即設靈座或似未易則當上食於柩前耶
姜錫朋乙丑

答出柩之後改歛為急然當朝奠時只行朝奠當上食
時亦行上食若有奠上食則不可無靈座既上食後移
靈座於他處而改大歛無不可者此備要註說之意也
問考妣兩位同遷則成殯雖同在一處而虛位則
必當兩設或謂兩殯兩虛之間必以帷帳限隔而
奠與上食必各進先進於考位既退然後次進於
妣位云未知何如同人

答考妣若並遷則既出成殯之後雖同在一處而靈座則必兩設或冒以下說皆是也見疑禮問鮮並有喪條

問退溪答改葬條見柩後行事一如初喪時云則

靈寢亦可復設耶若或有復衣則亦當置之於靈

座耶 李時亨曰戊

答若前喪近而靈寢存則設之亦好復衣亦然

問遷葬時雖無哭婢行者之隨而先人喪則方在

三年之內行喪時哭婢行者未知可用耶 南經丙寅

答所謂哭婢行者於禮無隨行之文雖在三年內後重

喪姑闕之似當

問儀禮五服皆有負版辟領衰而家禮十切以下

不許用之者何耶改葬總欲備此三件物而此似

非正服則不備其制亦可耶

姜錫朋乙丑

答家禮既云大功以下不用負版辟領衰則以總服而備三條勢不可也

問改葬應服三年者皆服總餘皆素服此固禮之正也而王肅曰無服吊服加麻丘氏曰餘皆素服布巾云云何也往歲安山改葬之時先生只服加麻餘皆素服則王丘餘皆加麻布巾之非後可知矣如何

崔瑞吉丙寅

答加麻素服皆以朞年以下而言向日安山之服有所壓而然非可疑於先儒也

問遷葬時諸有服之親以何服色臨喪耶

南齊禮記

答只依俗用素服似宜

問三月後除服儀節不見於禮書何以則不失於

禮意耶

金裁甲子

答此有何等儀節既服後四月之朔設位哭而除之可也

問遷葬時服總者除服當於何所耶

南齊禮記

答遷葬服必待三月後設位而哭除之

問既葬行虞祭云者謂既封墓而後行虞祭也若葬日未及封墓則虞祭當退行於翌日耶抑待其

平土而即行之耶

善錫明乙丑

答初喪虞祭待平土而行無待翌日行之者遷窆則當待翌日

問退溪答兩喪行虞條改葬當虞於墓所云云

特亨甲戌

答云云 詳見虞祭條

問改葬虞祭只行初虞於墓所而無返家再三虞之祭耶以語類朱子之說觀之則當據此不行而沙溪從兵氏儀節補入於喪禮備要則後人固不敢輕議然從朱子之說不行虞祭而只須反哭於廟如何 李箕疇戊申

答備要遷葬儀虞祭則只行一次於墓所及其還家告

廟以通禮告事之例當之非行再虞祭也頃年遷奉時亦用此說今承示喻不詳何謂

問身居重服而臨視諸父與諸兄弟改墓則將何

服色耶 李時春壬戌

答亦用布直領孝巾

問家兄出後無嗣而沒矣今將改墓其主事者當以何人而為之以宗子而主之耶以諸從之長者

主之耶 同人

答當用宗子弟未知指誰而言耶

問當喪而改墓合葬則葬時仍服斬衰正得不敢變服之義也故葬畢告廟時亦以衰服行之凶服

不可以入廟故使他人出主返主矣近觀退溪答
金伯榮問目以為既不可不告又不可以凶服不
得已代墨衰之例素服行之庶得權宜云云不勝
矍然朱子墨衰之禮今俗既不可行則加素服於
中單衣之上亦甚可疑未知何以則可也喪中行
祀時既不用墨衰之制則着生布直領行之似得
矣孝巾亦當回着否

朴尚淳乙卯

答愚意欲復墨衰之制但近世諸賢皆謂不必復故不
敢耳然以孝巾布直領代墨衰則以此告廟有何不可
問家叔一人於祖父喪後出繼遷葬時當服何服

耶

南鑿丙寅

南漢書卷十二
三十一
答出繼子於本生親遷葬無他可服之服當以吊服加麻行之

問新喪之虞反哭後先行改葬之虞若於翌日就幕次行之則改葬後告廟一節當在何時耶似若反哭後即行而日或已晚則與新喪虞祭勢有相妨未知何以為之抑亦待翌日改葬虞祭後追告耶

雀補士申

是 答先喪既葬告廟一節當待翌日行虞後還家連行為

問改葬發引今二十四日而新喪發引亦偕於同日未知前期發引則靈床及擗額奉養之具亦敬

在殯時而朝夕陳設耶同人

荅新山移殯之後櫛頽諸具亦當依在家例陳設無疑

問疑禮問解父喪未葬改葬母修有曰雖有事於前喪亦當用重服然則啓墓時亦以斬衰舉哀而似無成服之節矣又曰服總時則杖亦當去殊未可曉也此則指葬父後改母墓之謂耶李時春

荅並有喪者葬母時用重服之義固已稔聞矣但愚意雖以重服為主如始啓前墓及行虞祭等時恐皆不得著本服行事故曾依通解續註疏說幹章不記以告人矣今則所遭者乃斬衰未葬之前事體尤重似可依舊例行之無甚悖者如何如何

問仍父喪改母墓同日合葬則其虞祭先後將何
以處之耶若墓近於家則父喪及哭行虞後又即
行母虞於墓耶只舉及哭廟之儀而無用虞禮耶
同人

答遷墓之魂返室堂已久只當於合葬日先行新喪初
虞待翌日次行遷墓虞祭於墓所矣新喪虞祭若以剛
柔之例必將速行則恐亦當於不行新虞之日始行遷
虞也

問父喪未葬改葬母墓時當釋重服而服總耶但
總服既成即當返重服雖執奠於前喪亦當以重
服行之否服總時則杖亦當去耶答據禮雖有事

於前喪亦當用重服無疑若服總時即杖亦當云
云喪服小記父母喪借其葬服斬衰註其葬母亦
服斬衰者從重也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也云云詳
究此文勢則小記中所謂葬服斬衰者只論入葬
行事之時也不論其成服一節也啓墓時則當釋
重服而服總而服既成之後即返重服執奠隨喪
亦以重服為之耶人家必有通行之禮伏望詳處

下示

趙奉考甲戌

答雖重在父喪初無不為母成服之理既成服則隨喪
行莫恐當用總服只路中欲吊大喪者當以方笠布直
領受吊而返喪次然後以此為主也然前日羅顯道並

遷祖父母喪愚則以各成服為言而尼議以只成外服而通用之為說顯道遂後尼見以此知世人因重在喪故議論至此而實不知他家通行之果如何也如以有事於前喪亦當用重服之說為拘則成服亦無所用然世人通行之道若如問解則勢難違越量處為仰

問父母兩柩方欲行合葬之禮故開舊墳奉柩於街上與新喪相會之際人子至情宜有所慟切處則這邊別有設禮者乎第禮無路祭則兄弟及有服之人盡哀而止乎

權鎬癸酉

答來諭未段說是第似有告祝兩柩之節而諸家禮無考不敢質言

問備要註父喪中改母葬則據小記父母之喪借
疏父未葬不敢變服若父既葬則恐當依重喪未
除服輕喪例服母改葬總以終事云云此則既有
明文而今如孤哀當母喪未葬改葬先考方欲合
葬為意似不敢持母服改父葬當為制服服其總
乎然則行喪及下棺時以重服包輕服之例不敢
無服母服耶

葬時 甲戌

答行喪及下棺時當持改葬父總麻之服以從小記之
義恐當

問舊喪遷墓所在於家後山至近出柩之後欲於
新喪成殯所同宮異殯行喪時同日發引為意自

墓所遷柩入殯於家恐或有妨於禮意耶行喪則先輕而後重祭則先重而後輕云則載譽遣奠之際一時並設未知如何同人

答改葬之柩入奉家內與新喪同殯無乃與喪事即遠之意少異耶遣奠亦依先重後輕禮似無不可

問敢問備要改葬條三人服總下父喪中改葬母者父未葬不敢變服自啓墓至既葬虞事以父斬衰正服祭於母孑然則母喪中改葬父者宜有變服總之節孑孤哀敢以臆見思之以父正服祭於母雖是正禮而其以出入所著喪服用單酌行祀家廟之儀以祭之何如權議癸酉

答喪中改葬雖有小記之文鄙意此指發引及窆葬同時行禮者而言耳如啓墓時或有母葬在別及異凡送時朝夕上食猶有服總哭除之儀恐亦無異義而有加重矣如何如何

問繼母喪未葬改葬母墓則啓墓時釋重服而服總耶若服總則為前母改葬者亦皆服總耶以喪服小記疏父未葬不敢變服之說觀之則似或據此而不當釋重服未知如何李其疇戊申

答服後母喪改葬母墓者當釋重服而服總無疑與父未葬不敢變服之義自不同雖為後母出者服總一款亦恐無異也

問凡喪改葬時祥期在於破墳成殯後則祥祭未
知設行於家內几筵耶設行於成殯中遺衣設位

所耶 梁履齋戊辰

答此祥祭亦指依朔奠單獻者耶當行於家內几筵

問婦與妻當其舅姑及夫之改葬也若不得往墓
所則其成服當如何不可以不往奠而不服則於

啓墓日成服於家耶 李時春壬戌

答然

問婦居姑喪而當改夫葬則其服當如何同入

答雖居姑喪何可不服夫遷墓之服耶

問有人於祖母承重服內方圖遷其祖父母及父

母四墳而其服祭奠等節多有不可曉者敢此仰
稟祖父母及父母總服并制四件奠祭奠時各
服其服而行事否破舊墳以後當以何服為重或
曰以義則祖重常持祖父之服為當云然祖母衰
服在身舍衰服而服總服無乃有駭於人見否且
祖母既有衰服則不必更製總服否金裁甲子
答祖母當喪遷墓則不當制總服其餘皆如來示處之
似當破墳後常着之服亦似以祖母服為定蓋服之輕
重既別恐與禮家服斬衰從重之義不同故也

問祖母遷墓若在小祥之後則衰服首經既已除
去矣更制總服首經而加於衰服之上否同人

答亦不當制總經

問又有一人遷葬其祖父而其父年過七十身有篤疾不省人事者既久矣其祭奠等節其子當以攝主之禮行之否抑以七十廢疾老傳之義處之而其子直主其葬否其子制服亦當如何並乞詳教同人

答平日既不能舉老而傳之禮則似當用攝主之例蓋攝主則人家所常行故也其子服制只當依諸孫素服而已此於義似未盡而亦無奈何者如何如何

問遷葬之期若與祖母小祥相值而路遠未及還家則亦何以處之耶或云退行小祥而其日使子

第一人略設酒果告以退行之由此言如何 向人

答家禮以後小祥無擇日之法遷葬雖曰歸重日家亦豈可無遲退隨便之道耶告以退行之說恐不可用

問祖父及先人兩喪在道時先後當何以處之耶

南齊丙寅

答借喪之禮在道則先重後輕當以祖考喪極在前

問亡妻葬事拘於地家之說姑行權變之禮矣明春欲行遷厝而祥日乃在二月初祥前遷厝勢有所不及不得已將於祥後行之而其時迷兒方持禫服若從改葬服總之文以終總三月之制則是終無禫服若以為禫重總輕不可從輕廢重以服

總則是不准終無服總之制從喪之際以禫服從
柩亦似未安未知何以則果不悖於禮意耶沙溪
先生嘗答姜丞相問有日期以下至總之親月數
足而除其服以藏之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虞則除
之以此做而行之未知如何具時經壬戌

答禫服總麻之說有難折衷第當改葬時不可無服總
之節誠以改葬為主故耳常時則持禫服葬時則持總
服行禫而除禫服三月而除總服亦與輕者色重者特
之義可以旁照至於留服喪服恐非其倫矣

成書後適考慎齋答李白江相國問其論改葬服一
節正如左右留服之說而慎齋所答當服總者一如

鄙見但文多不能錄呈

問嫂喪永寔時並欲改葬先兄姪兒似不可以母
服仍為奠哭於父柩當別制總服也奠哭雖各服
其服兩喪上山時亦當以父為重只服父總而隨
喪耶贈玄纁時以總服奠于父柩以衰服奠于母
柩而哀遑急遽之間衰總之搜著亦似頗碎勢將
以父總仍奠母柩耶

李世弼癸酉

答改先葬時服總固無疑矣若贈玄纁時則當以小記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之義
處之蓋雖衰猶斬也

問姪妻之葬亦欲一時改寔其朝夕奠哭及贈玄

纁似用加麻之制而但妻葬既是手下之喪加麻
又非正服之總則脫母服而服妻加麻亦涉未安
矣只以深衣方笠行事耶同人

答所示似然

問遷奉合葬於先塋定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日者
曰先塋及權厝處破舊墳皆於吉日略為開土臨
時始為破開云祠土地告先塋祭則已行於初始
役之日矣臨時破開之際又不可無節而若又設
酒果則反似重疊未知祇當焚香更告於先塋前
耶李世龜

答此誠無於禮者如必用之則舍此恐無他道理

問祖母朝夕上食既行於家間靈座前則破舊墳
後更不上食於柩前而只設朝夕奠否祖父及父
母柩前皆上食而獨不設於祖母柩前亦似未安
矣然則姑罷家間上食而設於柩前否或云兩處
皆當上食此又如何

金裁甲子

是
答几筵之祭為神主也墓上祭為體魄也兩處各行為

問凡喪未及撤几之前遷葬其喪者於几於殯俱
行上食舉世皆如此未知此著於禮書否若然則
几殯雖異所同是一喪而且在一之內則俱行
上食果不害於理耶且几殯同去家內則上食當

行於何所耶鄙意欲上食行於几筵而殯所則只設朝夕奠如何李志遠已已

答初喪固合尸柩魂帛而祭之然葬時魂帛為神主尸柩入地則又當各祭矣今以遷葬還奉尸柩於一家則殊亦可疑第以還奉一節而廢其可行之祭尤覺未安恐依常例後神主而行之為宜

問朝夕上食勢將於几筵柩前兩設之奠則設於柩前喪人當侍柩側矣若當朔望殷奠則亦當兩設耶或云祭廳殯所同在一山之內兩設亦似未安只當設柩前云而鄙意則既已立主則主為重似不當輕行於殯所未知如何李世龜庚申

答朔望殷奠與朝夕上食在禮無一行一廢之證當為
兩設非所深疑也雖在一山之內而既有家山主柩之
別則恐不然耳如何如何

問云云鄭語已未

答祥前遷柩時兩設几筵兼行日祭實做退溪先生所
論改葬一用初喪禮及遷柩之禮若用祥前不宜更用
他服二款曾已面稟不復仰贅至或退在禫前則恐亦
不得不服總以行之如哀教所及者耳如何如何

問重服中有輕服則常持重服而改葬總似不比
尋常總服有期喪重服而又有改葬總者當持何
服耶其除服之時當亦哭而除之當除於何所耶

妻歸期乙丑

答期服雖重而乃旁親之服總服雖輕而實父母之服又方當喪行事則其服總服為是其除總服似在三月服盡之後設位而哭除之耳

問罪人方在縗麻而祖父喪同日發行隨喪時當以何服耶

南畝丙寅

答雖在喪中隨祖父喪柩及奉几筵饋奠時當用總麻准行奠父喪用本喪服恐當

問云云 金採癸酉

答方服三年者雖改葬恐不當更製總服蓋開壙之日已以時服將事其後假令值禫月服禫服自是一串出

來有何致歎於不總耶但王尊丈及前妣喪承重孫及諸子不可不各製總服各設几筵葬時若同窆一穴只亦當以王尊丈總服將事以準古人以斬衰行禮之制所製總服且得各用於祭葬及一虞時似當

問云云 同人

答有服者改葬時當用吊服加麻者通典王肅說也所謂素服布帶又乃出於丘氏儀節其實只是一例非有輕重量宜而行之

問時恭之衰叔遭子喪方行葬事云云 李時恭

答云云 詳見並有喪將

問云云 金孫癸酉

答所喻不可遷動云者未詳所由若開壙而棺木朽敗勢當改斂改斂則無不得行喪之理故也第若終不至遷動者決不可獨與後妣合葬或雙墳或上下墳以示不敢準禮合葬之意猶有限節也如何如何

問云云 李時亨乙亥

答遷葬虞祭之必行於山下殯幕蓋只為初虞故也

雖同日改葬虞祭則必異日行禮乃問解說似難輕變如何如何

去春奉報說似以新舊兩喪並舉葬禮故耳今雖異於初葬遷葬禮自不同葬母虞祭翌日當行於殯幕不可同日行之於几筵也

當先告廟後告几筵

新山祠后土祝似當只以正位為主然並告祈葬之位亦無大妨否耶

荅慎仲任景尹書癸卯

孝子雖方持母喪而當破父墳時不為制服此則殊未安服之無疑也兩喪雖同在殯而其設几筵則不可合而一之者禮有明文其祭之則似當服總不變蓋改葬古人皆以喪禮處之初喪並有喪者先葬母時以父未葬之故斬衰將事者從重也此亦恐當倣此為有據而不以總服之輕有間者亦退溪先生所謂與其無據而創行寧比類於並有喪之例之意耳且母喪家中殯所

兼設上食雖似有礙改葬祭奠專為體魄所處之地既異則疑亦無妨於理而誠難率爾廢此也如何如何

荅羅顯道

良佐書 辛酉

示喻緬禮節目非敢輕論第以委詢之勤不得不仰復也如以其葬服斬衰之文觀之遷葬王父母者似全不用王父母服矣然疏曰其葬服斬衰直以葬為父明為母虞祔練祥皆齊衰也以此推之愚意啓王母柩時即成其服朝夕祭奠及虞祭時亦皆以其服將事而外此一以王父服行之恐為得宜至於兩喪合葬無窮之慮誠如示意第於頃年遷墓時不得已只用薄板為祿而他不可有變亦未知其得否也唯在量處忌祭則雖曰

與初喪異返翁之禮一與初喪並論恐其單獻者猶為
近厚也鄙見及此不審高意以為如何

答秦夏姪書

丁卯

示及改葬持服之節不但備要之言如此問辭中言之
以此準行恐無可疑至如新喪朝夕之祭則既非未入
棺初喪之時何可輕廢之耶秋夕涉於盛祭略以酒果
行之亦宜唯所謂反哭難以葬後正禮為比如哀示處
之恐或無疑耳蓋雖曰三節內反哭之節不可廢行故
也

與宋允齋

時烈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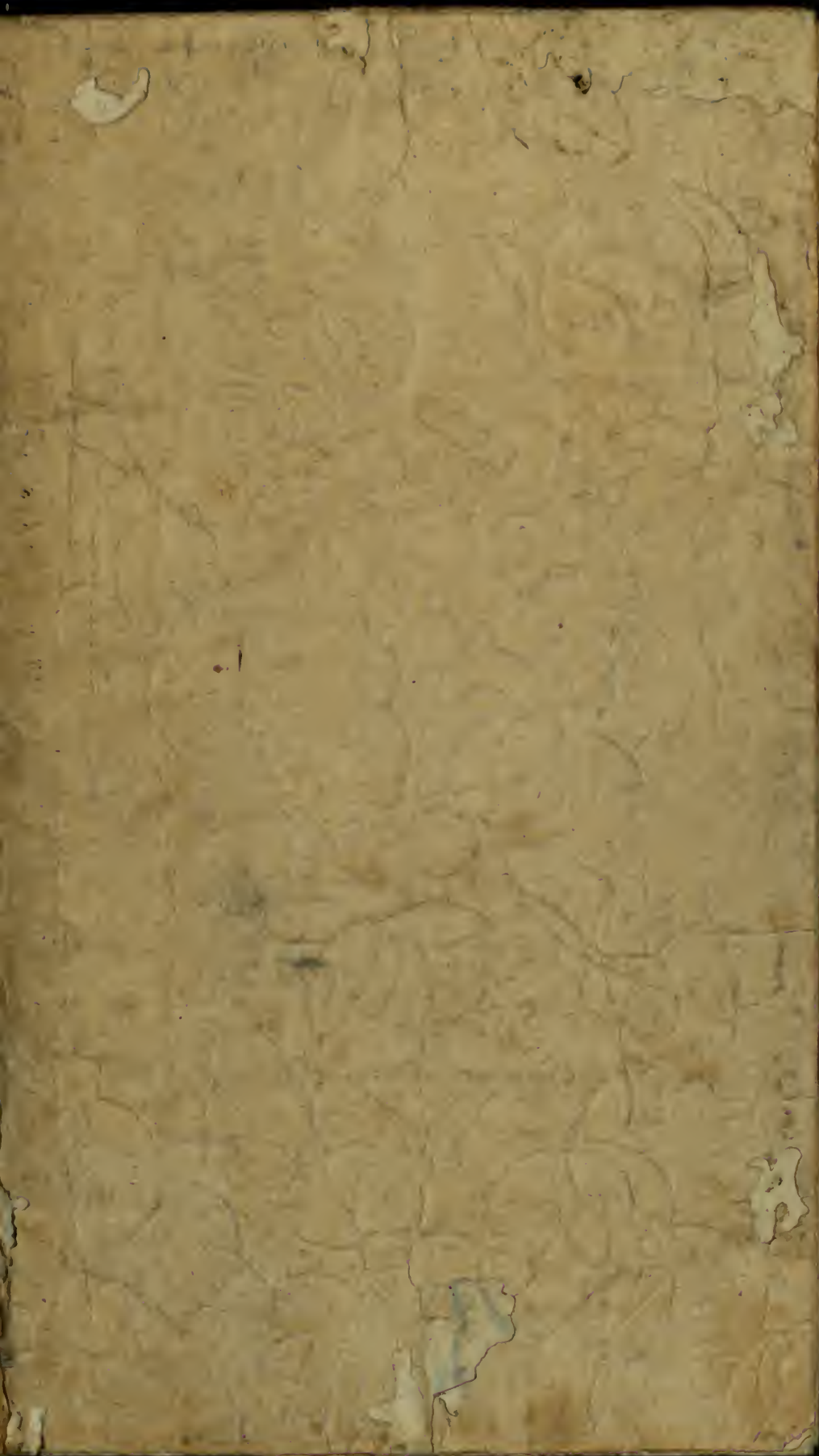
庚戌

養考之葬托於外家先塋又非善地今欲因此遷葬于

安山郡王父墓數里新得之山未知啓墓時當以何服
臨喪乎蓋新喪既不得用三年之制則似亦只用吊服
力麻芻以太輕為疑矣且成礦新山之後勢將迭奠兩
筵當常持何服耶并此仰稟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二

ES



說禮溪南

六